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四十二

東漢書

齊紀八 屠維單  
東昏侯上 徐 宣書

永元元年春正月戊寅朔庚辰改元

太尉陳顯達

督平北將軍崔慧景等軍四萬擊魏欲復雍州諸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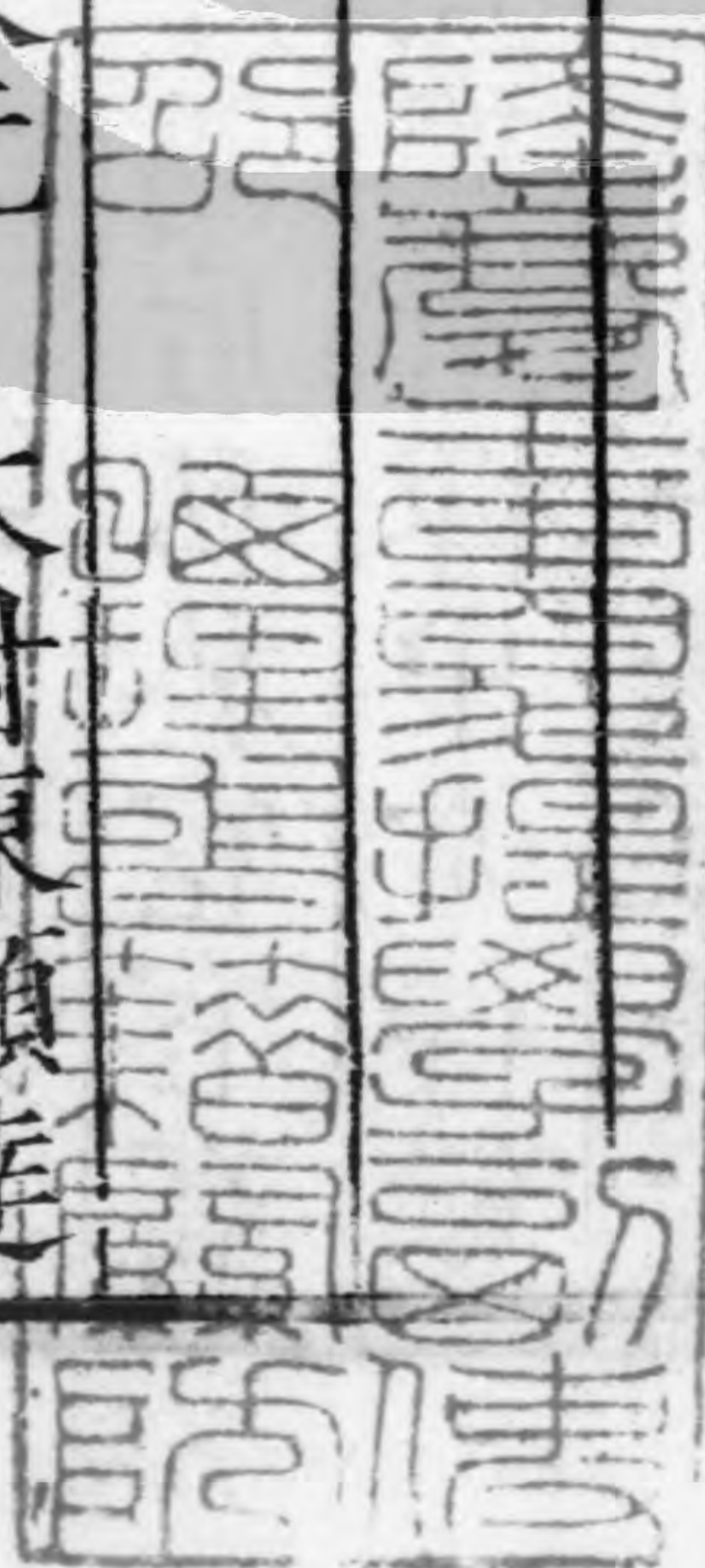
癸未魏遣前將軍元英拒之 乙酉魏主發鄴 辛

卯帝祀南郊 戊戌魏主至洛陽過李冲冢時臥疾

望之而泣見畱守官語及冲輒流涕魏主謂任城王

澄曰朕離京以來舊俗少變不對曰聖化日新帝曰

朕入城見車上婦人猶戴帽著小襖何謂日新對曰





通鑑卷一百四十二  
著者少不著者多帝曰任城此何言也必欲使滿城  
盡著邪澄與留守官皆免冠謝甲辰魏大赦魏主之  
幸鄴也李彪迎拜於鄴南且謝罪帝曰朕欲用卿思  
李僕射而止慰而遣之會御史臺令史龍文觀告太  
子恂被收之日有手書自理彪不以聞尚書表收彪  
赴洛陽帝以爲彪必不然以牛車散載詣洛陽會赦  
得免 魏太保齊郡靈王簡卒 二月辛亥魏以咸

陽王禧爲太尉 魏主連年在外馮后私於宦官高  
菩薩及帝在懸瓠病篤后益肆意無所憚中常侍雙  
蒙等爲之心腹彭城公主爲宋王劉昶子婦寡居后

爲其母弟北平公馮夙求昏帝許之公主不願后強  
之公主密與家僮冒雨詣懸瓠訴於帝且具道后所  
爲帝疑而秘之后聞之始懼陰與母常氏使女巫厭  
禱曰帝疾若不起一旦得如文明太后輔少主稱制  
者當賞報不貲帝還洛收高菩薩雙蒙等案問具伏  
帝在含温室夜引后入賜坐東楹去御榻二丈餘命  
菩薩等陳狀既而召彭城王勰北海王詳入坐曰昔  
爲汝嫂今是路人但入勿避又曰此嫗欲手刃吾脅  
吾以文明太后家女不能廢但虛置宮中有心庶能  
自死汝等勿謂吾猶有情也二王出賜后辭訣后再



通鑑卷三百四十二  
拜稽首涕泣入居後宮諸嬪御奉之猶如后禮唯命  
太子不復朝謁而已初馮熙以文明太后之兄尚恭  
宗女博陵長公主熙有三女二爲皇后一爲左昭儀  
由是馮氏貴寵冠羣臣賞賜累巨萬公主生二子誕  
脩熙爲太保誕爲司徒脩爲侍中尚書庶子聿爲黃  
門郎黃門侍郎崔光與聿同直謂聿曰君家富貴太  
盛終必衰敗聿曰我家何所負而君無故詛我光曰  
不然物盛必衰此天地之常理若以古事推之不可  
不慎後歲餘而脩敗脩性浮競誕屢戒之不悛乃白  
於太后及帝而杖之脩由是恨誕求藥使誕左右毒

之事覺帝欲誅之誕自引咎懇乞其生帝亦以其父  
老杖脩百餘黜爲平城民及誕熙繼卒幽后尋廢聿  
亦擯棄馮氏遂衰 癸亥魏以彭城王勰爲司徒  
陳顯達與魏元英戰屢破之攻馬圈城四十日城中  
食盡噉死人肉及樹皮癸酉魏人突圍走斬獲千計  
顯達入城將士競取城中絹遂不窮追顯達又遣軍  
主莊丘黑進擊南鄉拔之魏主謂任城王澄曰顯達  
侵擾朕不親行無以制之三月庚辰魏主發洛陽命  
于烈居守以右衛將軍宋弁兼祠部尚書攝七兵事  
以佐之弁精勤吏治恩遇亞於李冲癸未魏主至梁



通鑑卷一百四十二  
城崔慧景攻魏順陽順陽太守清河張烈固守甲申  
魏主遣振威將軍慕容平城將騎五千救之自魏主  
有疾彭城王勰常居中侍醫藥晝夜不離左右飲食  
必先嘗而後進蓬首垢面衣不解帶帝久疾多忿近  
侍失指動欲誅斬勰承顏伺間多所匡救丙戌以勰  
爲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勰辭曰臣侍疾無暇安  
能治軍願更請一王使總軍要臣得專心醫藥帝曰  
侍疾治軍皆憑於汝吾病如此深慮不濟安六軍保  
社稷者捨汝而誰何容方更請人以違心寄乎丁酉  
魏主至馬圈命荊州刺史廣陽王嘉斷均口邀齊兵

歸路嘉建之子也陳顯達引兵度水西據鷹子山築  
城人情沮恐與魏戰屢敗魏武衛將軍元嵩免胄陷  
陳將士隨之齊兵大敗嵩澄之弟也戊戌夜軍主崔  
恭祖胡松以烏布幔盛顯達數人擔之間道自分磧  
山出均水口南走己亥魏收顯達軍資億計班賜將  
士追奔至漢水而還左軍將軍張千戰死士卒死者  
三萬餘人顯達之北伐軍入均口廣平馮道根說  
顯達曰均水迅急易進難退魏若守隘則首尾俱  
急不如悉棄船於鄴城陸道步進列營相次鼓行而  
前破之必矣顯達不從道根以私屬從軍及顯達夜



走軍人不知山路道根每及險要輒停馬指示之衆  
賴以全詔以道根爲均口戍副顯達素有威名至  
是大損御史中丞范岫奏免顯達官顯達亦自表解  
職皆不許更以顯達爲江州刺史崔慧景亦棄順陽  
走還 庚子魏主疾甚北還至穀塘原謂司徒勰曰  
後宮久乖陰德吾死之後可賜自盡葬以后禮庶免  
馮門之醜又曰吾病益惡殆必不起雖摧破顯達而  
天下未平嗣子幼弱社稷所倚唯在於汝霍子孟諸  
葛孔明以異姓猶受顧託況汝親賢可不勉之勰泣  
曰布衣之士猶爲知己畢命況臣託靈先帝依陛下

之未光乎但臣以至親久參機要寵靈輝赫海內莫  
及所以敢受而不辭正恃陛下日月之明恕臣忘退  
之過耳今復任以元宰揔握機政震主之聲取罪必  
矣昔周公大聖成王至明猶不免疑而况臣乎如此  
則陛下愛臣更爲未盡始終之美帝默然久之曰詳  
思汝言理實難奪乃手詔太子曰汝叔父勰清規懋  
賞與白雲俱潔厭榮捨紱以松竹爲心吾少與綢繆  
未忍睽離百年之後其聽勰辭蟬捨冕遂其沖挹之  
性以侍中護軍將軍北海王詳爲司空鎮南將軍王  
肅爲尚書令鎮南大將軍廣陽王嘉爲左僕射尚書



宋弁爲吏部尚書與侍中太尉禧尚書右僕射澄等  
六人輔政夏四月丙午朔殂于穀塘原高祖友愛諸  
弟始終無間嘗從容謂咸陽王禧等曰我後子孫邈  
迥不肖汝等觀望可輔則輔之不可輔則取之勿爲  
他人有也親任賢能從善如流精勤庶務朝夕不倦  
常曰人主患不能處心公平推誠於物能是二者則  
胡越之人皆可使如兄弟矣用法雖嚴於大臣無所  
容貸然人有小過常多闊略嘗於食中得蟲又左右  
進羹誤傷帝手皆笑而赦之天地五郊宗廟二分之  
祭未嘗不身親其禮每出巡遊及用兵有司奏脩道

路帝輒曰粗脩橋梁通車馬而已勿去草剗令平也  
在淮南行兵如在境內禁士卒無得踐傷粟稻或伐  
民樹以供軍用皆留絹償之宮室非不得已不修衣  
弊浣濯而服之鞶勒用鐵木而已幼多力善射能以  
指彈碎羊骨射禽獸無不命中及年十五遂不復畋  
獵常謂史官曰時事不可以不直書人君威福在已  
無能制之者若史策復不書其惡將何所畏忌邪彭  
城王勰與任城王澄謀以陳顯達去尚未遠恐其覆  
相掩逼乃祕不發喪徙御臥輿唯二王與左右數人  
知之勰出入神色無異奉膳進藥可決外奏一如平



日數日至宛城夜進臥輿於郡聽事得加棺斂還載  
臥輿內外莫有知者遣中書舍人張儒奉詔徵太子  
密以凶問告留守于烈烈處分行留舉止無變太子  
至魯陽遇梓宮乃發喪丁巳即位大赦彭城王勰跪  
授遺敕數紙東宮官屬多疑勰有異志密防之而勰  
推誠盡禮卒無間隙咸陽王禧至魯陽留城外以察  
其變久之乃入謂勰曰汝此行不唯勤勞亦實危險  
勰曰兄年長識高故知有夷險彥和握蛇騎虎不覺  
艱難禧曰汝恨吾後至耳勰等以高祖遺詔賜馮后  
死北海王詳使長秋卿白整入授后藥后走呼不肯

飲曰官豈有此是諸王輩殺我耳整執持彊之乃飲  
藥而卒喪至洛城南咸陽王禧等知后審死相視曰  
設無遺詔我兄弟亦當決策去之豈可令失行婦人  
宰制天下殺我輩也謚曰幽皇后 五月癸亥加撫  
軍大將軍始安王遙光開府儀同三司 丙申魏葬  
孝文帝於長陵廟號高祖魏世宗欲以彭城王勰爲  
相勰屢陳遺旨請遂素懷帝對之悲慟勰懇請不已  
乃以勰爲使持節侍中都督冀定等七州諸軍事驃  
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定州刺史勰猶固辭帝不  
許乃之官 魏任城王澄以王肅羈旅位加已上意



頗不平會齊人降者嚴叔懋告肅謀逃還江南澄輒  
禁止肅表稱謀叛案驗無實咸陽王禧等奏澄擅禁  
宰輔免官還第尋出爲雍州刺史 六月戊辰魏追  
尊皇妣高氏爲文昭皇后配饗高祖增修舊冢號終  
寧陵追賜后父颺爵勃海公謚曰敬以其嫡孫猛襲  
爵封后兄肇爲平原公肇弟顯爲澄城公三人同日  
受封魏主素未識諸舅始賜衣幘引見皆惶懼失措  
數日之間富貴赫奕 秋八月戊申魏用高祖遺詔  
三夫人以下皆遣還家 帝自在東宮不好學唯嬉  
戲無度性重澀少言及即位不與朝士相接專親信

宦官及左右御刀應敕等是時揚州刺史始安王遙  
光尚書令徐孝嗣右僕射江祐右將軍蕭坦之侍中  
江祀衛尉劉暄更直內省分日帖敕雍州刺史蕭衍  
聞之謂從舅錄事參軍范陽張弘策曰一國三公猶  
不堪況六貴同朝勢必相圖亂將作矣避禍圖福無  
如此州但諸弟在都恐懼世患當更與益州圖之耳  
乃密與弘策脩武備他人皆不得預謀招聚驍勇以  
萬數多伐材竹沈之檀溪積茅如岡阜皆不之用中  
兵參軍東平呂僧珍覺其意亦私具櫓數百張先是  
僧珍爲羽林監徐孝嗣欲引置其府僧珍知孝嗣不



能久固求從衍是時衍兄懿罷益州刺史還仍行郢州事衍使弘策說懿曰今六貴比肩人自畫敕爭權睚眦理相圖滅主上自東宮素無令譽嬖近左右慄輕忍虐安肯委政諸公虛坐主諾嫌忌積久必大行誅戮始安欲爲趙王倫形迹已見然性猜量狹徒爲禍階蕭坦之忌克陵人徐孝嗣聽人穿鼻江昝無斷劉暄闇弱一朝禍發中外土崩吾兄弟幸守外藩宜爲身計及今猜防未生當悉召諸弟恐異時拔足無路矣郢州控帶荆湘雍州士馬精彊世治則竭誠本朝世亂則足以匡濟與時進退此萬全之策也若不

早圖後悔無及弘策又自說懿曰以卿兄弟英武天下無敵據郢雍二州爲百姓請命廢昏立明易於反掌此桓文之業也勿爲豎子所欺取笑身後雍州揣之已熟願善圖之懿不從衍乃迎其弟驃騎外兵參軍偉及西中郎外兵參軍憺至襄陽初高宗雖顧命羣公而多寄腹心在江昝兄弟二江更直殿內動止關之帝稍欲行意徐孝嗣不能奪蕭坦之時有異同而昝執制堅確帝深忿之帝左右會稽茹法珍吳興梅蟲兒等爲帝所委任昝常裁折之法珍等切齒徐孝嗣謂昝曰主上稍有異同詎可盡相乖反昝曰但



通鑑卷百四十一  
九  
以見付必無所憂帝失德寢彰祗議廢帝立江夏王  
寶玄劉暄嘗爲寶玄郢州行事執事過刻有人獻馬  
寶玄欲觀之暄曰馬何用觀妃索煮肫帳下諮暄暄  
曰旦以煮鵝不煩復此寶玄恚曰舅殊無涓陽情暄  
由是忌寶玄不同祗議更欲立建安王寶寅祗密謀  
於始安王遙光遙光自以年長意欲自取以微旨動  
祗祗弟祀亦以少主難保勸祗立遙光祗意回惑以  
問蕭坦之坦之時居母喪起復爲領軍將軍謂祗曰  
明帝立已非次天下至今不服若復爲此恐四方瓦  
解我期不敢言耳遂還宅行喪祗祀密謂吏部郎謝

朏曰江夏年少脫不堪負荷豈可復行廢立始安年  
長入纂不垂物望非以此要富貴政是求安國家耳  
遙光又遣所親丹楊丞南陽劉渢密致意於朏欲引  
以爲黨朏不答頃之遙光以朏兼知衛尉事朏懼即  
以祗謀告太子右衛率左興盛興盛不敢發朏又說  
劉暄曰始安一旦南面則劉渢劉晏居卿今地但以  
卿爲反覆人耳晏者遙光城局參軍也暄陽驚馳告  
遙光及祗遙光欲出朏爲東陽郡朏常輕祗祗固請  
除之遙光乃收朏付廷尉與孝嗣祗暄等連名啓朏  
扇動內外妄貶乘輿竊論宮禁間謗親賢輕議朝宰



通鑑卷一百四十二  
眊遂死獄中暄以遙光若立已失元舅之尊不肯同  
柩議故柩遲疑久不決遙光大怒遣左右黃曇慶刺  
暄於青溪橋曇慶見暄部伍多不敢發暄覺之遂發  
柩謀帝命收柩兄弟時祀直內殿疑有異遣信報柩  
曰劉暄似有異謀今作何計柩曰政當靜以鎮之俄  
有詔召柩入見停中書省初袁文曠以斬王敬則功  
當封柩執不與帝使文曠取柩文曠以刀環築其心  
曰復能奪我封不并弟祀皆死劉暄聞柩等死眠中  
大驚投出戶外問左右收至未良久意定還坐大悲  
曰不念江行自痛也帝自是無所忌憚益得自恣日  
夜與近習於後堂鼓吹戲馬常以五更就寢至晡乃  
起群臣節朔朝見晡後方前或際闇遣出臺閣案奏  
月數十日乃報或不知所在宦者以裹魚肉還家並  
是五省黃案帝嘗習騎致適顧謂左右曰江柩常禁  
吾乘馬小子若在吾豈能得此因問柩親戚餘誰對  
曰江祥今在治帝於馬上作敕賜祥死始安王遙光  
素有異志與其弟荊州刺史遙欣密謀舉兵據東府  
使遙欣自江陵引兵急下刻期將發而遙欣病卒江  
柩被誅帝召遙光入殿告以柩罪遙光懼還省即陽  
狂號哭遂稱疾不復入臺先是遙光弟豫州刺史遙



昌卒其部曲皆歸遙光及遙欣喪還停東府前渚荆  
州衆力送者甚盛帝既誅二江慮遙光不自安欲遷  
爲司徒使還第召入諭旨遙光恐見殺乙卯晡時收  
集二州部曲於東府東門召劉渢劉晏等謀舉兵以  
討劉暄爲名夜遣數百人破東冶出囚於尚方取仗  
又召驍騎將軍垣歷生歷生隨信而至蕭坦之宅在  
東府城東遙光遣人掩取之坦之露袒踰牆走向臺  
道逢遊邏主顏端執之坦之告以遙光反不信自往  
訶問知實乃以馬與坦之相隨入臺遙光又掩取尚  
書左僕射沈文季於其宅欲以爲都督會文季已入

臺垣歷生說遙光帥城內兵夜攻臺輦荻燒城門曰  
公但乘輦隨後反掌可克遙光狐疑不敢出天稍曉  
遙光戎服出聽事命上仗登城行賞賜歷生復勸出  
軍遙光不肯冀臺中自有變及日出臺軍稍至臺中  
始聞亂衆情惶惑向曉有詔召徐孝嗣孝嗣入人心  
乃安左將軍沈約聞變馳入西掖門或勸戎服約曰  
臺中方擾攘見我戎服或者謂同遙光乃朱衣而入  
丙辰詔曲赦建康中外戒嚴徐孝嗣以下屯衛宮城  
蕭坦之帥臺軍討遙光孝嗣內自疑懼與沈文季戎  
服共坐南掖門上欲與之共論世事文季輒引以他



辭終不得及蕭坦之屯湘宮寺左輿盛屯東籬門鎮  
軍司馬曹虎屯青溪大橋衆軍圍東城三面燒司徒  
府遙光遣垣歷生從西門出戰臺軍屢敗殺軍主桑  
天愛遙光之起兵也問諮議參軍蕭暢暢正色不從  
戊午暢與撫軍長史沈昭略潛自南門出詣臺自歸  
衆情大沮暢衍之弟昭略文季之兄子也已未垣歷  
生從南門出戰因棄稍降曹虎虎命斬之遙光大怒  
於牀上自踊使殺歷生子其晚臺軍以火箭燒東北  
角樓至夜城潰遙光還小齋帳中著衣恰坐秉燭自  
照令人反拒齋閣皆重關左右並踰屋散出臺軍主  
劉國寶等先入遙光聞外兵至滅燭扶匐牀下軍人  
排閣入於暗中牽出斬之臺軍入城焚燒室屋且盡  
劉渢走還家爲人所殺荊州將潘紹聞遙光作亂謀  
欲應之西中郎司馬夏侯詳呼紹議事因斬之州府  
以安己巳以徐孝嗣爲司空加沈文季鎮軍將軍侍  
中僕射如故蕭坦之爲尚書右僕射丹楊尹右將軍  
如故劉暄爲領軍將軍曹虎爲散騎常侍右衛將軍  
皆賞平始安之功也 魏南徐州刺史沈陵來降陵  
文季之族子也時魏徐州刺史京兆王愉年少軍府  
事皆決於兼長史盧淵淵知陵將叛敕諸城潛爲之



備屢以聞於魏朝魏朝不聽陵遂殺將佐帥宿豫之衆來奔濱淮諸戍以有備得全陵在邊歷年陰結邊州豪傑陵既叛郡縣多捕送陵黨淵皆撫而赦之唯歸罪於陵衆心乃安 閏月丙子立江陵公寶覽爲始安王奉靖王後 以沈陵爲北徐州刺史 江祏等旣敗帝左右捉刀應敕之徒皆恣橫用事時人謂之刀敕蕭坦之剛狠而專嬖倖畏而憎之遙光死二十餘日帝遣延明主帥黃文濟將兵圍坦之宅殺之并其子祕書郎賞坦之從兄翼宗爲海陵太守未發坦之謂文濟曰從兄海陵宅故應無它文濟曰海陵宅在何處坦之以告文濟白帝帝仍遣收之檢其家至貧唯有質錢帖數百還以啓帝原其死繫尚方茹法珍等譖劉暄有異志帝曰暄是我舅豈應有此直閤新蔡徐世標曰明帝乃武帝同堂恩遇如此猶滅武帝之後舅焉可信邪遂殺之曹虎善於誘納日食荒客常數百人晚節吝嗇罷雍州有錢五千萬它物稱是帝疑虎舊將且利其財遂殺之坦之暄虎所新除官皆未及拜而死初高宗臨殂以隆昌事戒帝曰作事不可在人後故帝數與近習謀誅大臣皆發於倉猝決意無疑於是大臣人人莫能自保 九月丁



未以豫州刺史裴叔業爲南兗州刺史征虜長史張  
沖爲豫州刺史 壬戌以頻誅大臣大赦 丙戌魏  
主謁長陵欲引白衣左右吳人茹皓同車皓奮衣將  
登給事黃門侍郎元匡進諫帝推之使下皓失色而  
退匡新城之子也 益州刺史劉季連聞帝失德遂  
自驕恣用刑嚴酷蜀人怨之是月遣兵襲中水不克  
於是蜀人趙續伯等皆起兵作亂季連不能制 枝  
江文忠公徐孝嗣以文士不顯同異故名位雖重猶  
得久存虎賁中郎將許準爲孝嗣陳說事機勸行廢  
立孝嗣遲疑久之謂必無用干戈之理須帝出遊閉  
城門召百僚集議廢之雖有此懷終不能決諸嬖倖  
亦稍憎之西豐忠憲侯沈文季自託老疾不豫朝權  
侍中沈昭略謂文季曰叔父行年六十爲員外僕射  
欲求自免豈可得乎文季笑而不應冬十月乙未帝  
召孝嗣文季昭略入華林省文季登車顧曰此行恐  
往而不反帝使外監茹法珍賜以藥酒昭略怒罵孝  
嗣曰廢昏立明古今令典宰相無才致有今日以甌  
擲其面曰使作破面鬼孝嗣飲藥酒至斗餘乃卒孝  
嗣子演尚武康公主况尚山陰公主皆坐誅昭略弟  
昭光聞收至家人勸之逃昭光不忍捨其母入執母



通鑑卷一百三十五  
手悲泣收者殺之昭光兄子曇亮逃已得免聞昭光  
死歎曰家門屠滅何以生爲絕吭而死 初太尉陳  
顯達自以高武舊將當高宗之世內懷危懼深自貶  
損常乘朽弊車道從鹵簿止用羸小者十數人嘗侍  
宴酒酣啓高宗借枕高宗令與之顯達撫枕曰臣年  
衰老富貴已足唯欠枕枕死特就陛下乞之高宗失  
色曰公醉矣顯達以年禮告退高宗不許及王敬則  
反時顯達將兵拒魏始安王遙光疑之啓高宗欲追  
軍還會敬則平乃止及帝即位顯達彌不樂在建康  
得江州甚喜嘗有疾不令治旣而自愈意甚不悅聞  
帝屢誅大臣傳云當遣兵襲江州十一月丙辰顯達  
舉兵於尋陽令長史庾弘遠等與朝貴書數帝罪惡  
云欲奉建安王爲主須京塵一靜西迎大駕乙丑以  
護軍將軍崔慧景爲平南將軍督衆軍擊顯達後軍  
將軍胡松驍騎將軍李叔獻帥水軍據梁山左衛將  
軍左興盛督前鋒軍屯杜姥宅 十二月癸未以前  
輔國將軍楊集始爲秦州刺史 陳顯達發尋陽敗  
胡松於采石建康震恐甲申軍於新林左興盛帥諸  
軍拒之顯達多置屯火於岸側潛軍夜渡襲宮城乙  
酉顯達以數千人登落星岡新亭諸軍聞之奔還宮



城大駭閉門設守顯達執馬稍從步兵數百於西州  
前與臺軍戰再合顯達大勝手殺數人稍折臺軍繼  
至顯達不能抗退走至西州後騎官趙潭注刺顯達  
墜馬斬之諸子皆伏誅長史庾弘遠炳之之子也斬  
於朱雀航將刑索帽著之曰子路結纓吾不可以不  
冠而死謂觀者曰吾非賊乃是義兵爲諸君請命耳  
陳公太輕事若用吾言天下將免塗炭弘遠子子曜  
抱父乞代命并殺之帝旣誅顯達益自驕恣漸出遊  
走又不欲人見之每出先驅斥所過人家唯置空宅  
尉司擊鼓蹋圍鼓聲所聞便應奔走不暇衣履犯禁

者應手格殺一月凡二十餘出出輒不言定所東西  
南北無處不驅常以三四更中鼓聲四出火光照天  
幡戟橫路士民喧走相隨老小震驚啼號塞道處處  
禁斷不知所過四民廢業樵蘇路斷吉凶失時乳婦  
寄產或輿病棄尸不得殯葬巷陌懸幔爲高障置仗  
人防守謂之屏除亦謂之長圍嘗至沈公城有一婦  
人臨產不去因剖腹視其男女又嘗至定林寺有沙  
門老病不能去藏草間命左右射之百箭俱發帝有  
膂力牽弓至三斛五斗又好擔幢白虎幢高七丈五  
尺於齒上擔之折齒不倦自制擔幢校具伎衣飾以



金玉侍衛滿側逞諸變態曾無愧色學乘馬於東冶  
營兵俞靈韻常著織成袴褶金薄帽執七寶稍急裝  
縛袴凌冒雨雪不避阨穽馳騁渴乏輒下馬解取腰  
邊蠶器酌水飲之復上馬馳去又選無賴小人善走  
者爲逐馬左右五百人常以自隨或於市側過親幸  
家環回宛轉周徧城邑或出郊射雉置射雉場一百  
九十六處奔走往來略不暇息 王肅爲魏制官品  
百司皆如江南之制凡九品品各有二侍中郭祚兼  
吏部尚書祚清謹重惜官位每有銓授雖得其人必  
徘徊久之然後下筆曰此人便已貴矣人以是多怨  
之然所用者無不稱職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四十三

齊紀九

上章執徐一年

東昏侯下

永元二年春正月元會帝食後方出朝賀裁竟即還殿西序寢自巳至申百僚陪位皆僵仆飢甚比起就會忽遽而罷 乙巳魏大赦改元景明 豫州刺史裴叔業聞帝數誅大臣心不自安登壽陽城北望肥水謂部下曰卿等欲富貴乎我能辦之及除南兖州意不樂內徙會陳顯達反叔業遣司馬遼東李元護將兵救建康實持兩端顯達敗而還朝廷疑叔業有



通鑑卷二百四十三  
異志叔業亦遣使參察建康消息衆論益疑之叔業  
兄子植颺粲皆爲直閣在殿中懼棄毋奔壽陽說叔  
業以朝廷必相掩襲宜早爲計徐世擲等以叔業在  
邊急則引魏自助力未能制白帝遣叔業宗人中書  
舍人長穆宣旨許停本任叔業猶憂畏而植等說之  
不已叔業遣親人馬文範至襄陽問蕭衍以自安之  
計曰天下大勢可知恐無復自存之理不若回面向  
北不失作河南公衍報曰羣小用事豈能及遠計慮  
回惑自無所成唯應送家還都以安慰之若意外相  
逼當勒馬步二萬直出橫江以斷其後則天下之事

一舉可定若欲北向彼必遣人相代以河北一州相  
處河南公寧可復得邪如此則南歸之望絕矣叔業  
沈疑未決乃遣其子芬之入建康爲質亦遣信詣魏  
豫州刺史薛真度問以入魏可不之宜真度勸其早  
降曰若事迫而來則功微賞薄矣數遣密信往來相  
應和建康人傳叔業叛者不已芬之懼復奔壽陽叔  
業遂遣芬之及兄女壻杜陵韋伯昕奉表降魏丁未  
魏遣驃騎大將軍彭城王勰車騎將軍王肅帥步騎  
十萬赴之以叔業爲使持節都督豫雍等五州諸軍  
事征南將軍豫州刺史封蘭陵郡公庚午下詔討叔



通鑑卷二百三十三  
業二月丙戌以衛尉蕭懿為豫州刺史戊戌魏以彭城王勰為司徒領揚州刺史鎮壽陽魏人遣大將軍李醜揚大眼將二千騎入壽陽又遣奚康生將羽林一千馳赴之大眼難當之孫也魏兵未渡淮己亥裴叔業病卒僚佐多欲推司馬李元護監州一二日謀不定前建安戌主安定席法友等以元護非其鄉曲恐有異志共推裴植監州祕叔業喪問教命處分皆出於植奚康生至植乃開門納魏兵城庫管籥悉付康生康生集城內耆舊宣詔撫賚之魏以植為兗州刺史李元護為齊州刺史席法友為豫州刺史軍主

京兆王世弼為南徐州刺史 巴西民雍道晞聚眾萬餘逼郡城巴西太守魯休烈嬰城自守三月劉季連遣中兵參軍李奉伯帥眾五千救之與郡兵合擊道晞斬之奉伯欲進討郡東餘賊涪令李膺止之曰卒情將驕乘勝履險非完策也不如少緩更思後計奉伯不從悉眾入山大敗而還 乙卯遣平西將軍崔慧景將水軍討壽陽帝屏除出琅邪城送之帝戎服坐樓上召慧景單騎進圍內無一人自隨者裁交數言拜辭而去慧景既得出甚喜豫州刺史蕭懿將步軍三萬屯小岷交州刺史李叔獻屯合肥懿遣裨



將胡松李居士帥衆萬餘屯死虎驃騎司馬陳伯之  
將水軍沂淮而上以逼壽陽軍于硤石壽陽士民多  
謀應齊者魏奚康生防禦內外閉城一月援軍乃至  
丙申彭城王勰王肅擊松柏之等大破之進攻合肥  
生擒叔獻統軍宇文福言於勰曰建安淮南重鎮彼  
此要衝得之則義陽易圖不得則壽陽難保勰然之  
使福攻建安建安戍主胡景略面縛出降 己亥魏  
皇弟恍卒 崔慧景之發建康也其子覺爲直閤將  
軍密與之約慧景至廣陵覺走從之慧景過廣陵數  
十里召會諸軍主曰吾荷三帝厚恩當顧託之重幼

主昏狂朝廷壞亂危而不扶責在今日欲與諸君共  
建大功以安社稷何如衆皆響應於是還軍向廣陵  
司馬崔恭祖守廣陵城開門納之帝聞變壬子假右  
衛將軍左興盛勳督建康水陸諸軍以討之慧景停  
廣陵二日即收衆濟江初南徐兗二州刺史江夏王  
寶玄娶徐孝嗣女爲妃孝嗣誅詔令離昏寶玄恨望  
慧景遣使奉寶玄爲主寶玄斬其使因發將吏守城  
帝遣馬軍主戚平外監黃林夫助鎮京口慧景將渡  
江寶玄密與相應殺司馬孔矜典籤呂承緒及平林  
夫開門納慧景使長史沈佚之諮議柳愷分部軍衆



寶玄乘八擗輿手執絳麾隨慧景向建康臺遣驍騎將軍張佛護直閤將軍徐元稱等六將據竹里爲數城以拒之寶玄遣信謂佛護曰身自還朝君何意苦相斷遏佛護對曰小人荷國重恩使於此創立小戍殿下還朝但自直過豈敢斷遏遂射慧景軍因合戰崔覺崔恭祖將前鋒皆荒愴善戰又輕行不爨食以數舫緣江載酒食爲軍糧每見臺軍城中煙火起輒盡力攻之臺軍不復得食以此飢困元稱等議欲降佛護不可恭祖等進攻城拔之斬佛護徐元稱降餘四軍主皆死乙卯遣中領軍王瑩都督衆軍據湖頭

築壘上帶蔣山西巖實甲數萬瑩誕之從曾孫也慧景至查礪竹塘人萬副兒說慧景曰今平路皆爲臺軍所斷不可議進唯宜從蔣山龍尾上出其不意耳慧景從之分遣千餘人魚貫緣山自西巖夜下鼓叫臨城中臺軍驚恐即時奔散帝又遣右衛將軍左興盛帥臺內三萬人拒慧景於北籬門興盛望風退走甲子慧景入樂遊苑崔恭祖帥輕騎十餘突入北掖門乃復出宮門皆閉慧景引衆圍之於是東府石頭白下新亭諸城皆潰左興盛走不得入宮逃淮渚荻舫中慧景擒殺之宮中遣兵出盪不克慧景燒蘭臺



通鑑卷百四十三  
五  
府署爲戰場守衛尉蕭暢屯南掖門處分城內隨方  
應拒衆心稍安慧景稱宣德太后令廢帝爲吳王陳  
顯達之反也帝復召諸王侯入宮巴陵王昭胄懲永  
泰之難與弟水新侯昭穎詐爲沙門逃於江西昭胄  
子良之子也及慧景舉兵昭胄兄弟出赴之慧景意  
更向昭胄猶豫未知所立竹里之捷崔覺與崔恭祖  
爭功慧景不能決恭祖勸慧景以火箭燒北掖樓慧  
景以大事垂定後若更造費用功多不從慧景性好  
談義兼解佛理頓法輪寺對客高談恭祖深懷怨望  
時豫州刺史蕭懿將兵在小峴帝遣密使告之懿乃  
食投箸而起帥軍主胡松李居士等數千人自採石  
濟江頓越城舉火臺城中鼓叫稱慶恭祖先勸慧景  
遣二千人斷西岸兵令不得度慧景以城旦夕降外  
救自然應散不從至是恭祖請擊懿軍又不許獨遣  
崔覺將精手數千人渡南岸懿軍昧旦進戰數合士  
皆致死覺大敗赴淮死者二千餘人覺單馬退開桁  
阻淮恭祖掠得東宮女伎覺逼奪之恭祖積忿恨其  
夜與慧景驍將劉靈運詣城降衆心離壞夏四月癸  
酉慧景將腹心數人潛去欲北渡江城北諸軍不知  
猶爲拒戰城內出湯殺數百人懿軍渡北岸慧景餘



衆皆走慧景圍城凡十二日而敗從者於道稍散單  
騎至蠡浦爲漁人所斬以頭內鮑籃擔送建康恭祖  
繫尚方少時殺之覺亡命爲道人捕獲伏誅寶玄初  
至建康軍於東城士民多往投集慧景敗收得朝野  
投寶玄及慧景人名帝令燒之曰江夏尚爾豈可復  
罪餘人寶玄逃亡數日乃出帝召入後堂以步障裹  
之令左右數十人鳴鼓角馳繞其外遣人謂寶玄曰  
汝近圍我亦如此耳初慧景欲交處士何點點不顧  
及圍建康逼召點點往赴其軍終日談佛義不及軍  
事慧景敗帝欲殺點點蕭暢謂茹法珍曰點若不誘賊

共講未易可量以此言之乃應得封帝乃止點胤之  
兄也 蕭懿旣去小峴魏王肅亦還洛陽荒人往來  
者妄云肅復謀歸國五月乙巳詔以肅爲都督豫徐  
司三州諸軍事豫州刺史西豐公 己酉江夏王寶  
玄伏誅 壬子大赦 六月丙子魏彭城王勰進位  
大司馬領司徒王肅加開府儀同三司 太陽蠻田  
育丘等二萬八千戶附於魏魏置四郡十八縣 乙  
丑曲赦建康南徐兗二州先是崔慧景旣平詔赦其  
黨而嬖倖用事不依詔書無罪而家富者皆誣爲賊  
黨殺而籍其貲實附賊而貧者皆不問或謂中書舍



人王咍之云赦書無信人情大惡咍之曰正當復有  
赦耳由是再赦旣而嬖倖誅縱亦如初是時帝所寵  
左右凡三十一人黃門十人直閣驍騎將軍徐世檟  
素爲帝所委任凡有殺戮皆在其手及陳顯達事起  
加輔國將軍雖用護軍崔慧景爲都督而兵權實在  
世檟世檟亦知帝昏縱密謂其黨茹法珍梅蟲兒曰  
何世天子無要人但儂貨主惡耳法珍等與之爭權  
以白帝帝稍惡其凶彊遣禁兵殺之世檟拒戰而死  
自是法珍蟲兒用事並爲外監口稱詔敕王咍之專  
掌文翰與相脣齒帝呼所幸潘貴妃父寶慶及茹法

珍爲阿丈梅蟲兒及俞靈韻爲阿兄帝與法珍等俱  
詣寶慶家躬自汲水助厨人作膳寶慶恃勢作姦富  
人悉誣以罪田宅資財莫不啓乞一家被陷禍及親  
隣又慮後患盡殺其男口帝數往諸刀敕家游宴有  
吉凶輒往慶弔奄人王寶孫年十三四號爲偃子最  
有寵參預朝政雖王咍之梅蟲兒之徒亦下之控制  
大臣移易詔敕乃至騎馬入殿詆訶天子公卿見之  
莫不懾息焉吐谷渾王伏連籌事魏盡禮而居其  
國置百官皆如天子之制稱制於其鄰國魏主遣使  
責而宥之冠軍將軍驃騎司馬陳伯之再引兵攻



通鑑卷百三十三  
壽陽魏彭城王勰拒之援軍未至汝陰太守傅永將郡兵三千救壽陽伯之防淮口甚固永去淮口二十餘里牽船上汝水南岸以水牛挽之直南趣淮下船即渡適上南岸齊兵亦至會夜永潛進入城勰喜甚曰吾北望已久恐洛陽難可復見不意卿能至也勰令永引兵入城永曰永之此來欲以却敵若如教旨乃是與殿下同受攻圍豈救援之意遂軍於城外秋八月乙酉勰部分將士與永并勢擊伯之於肥口大破之斬首九千俘獲一萬伯之脫身遁還淮南遂入于魏魏遣鎮南將軍元英將兵救淮南未至伯之已

敗魏主召勰還洛陽勰累表辭大司馬領司徒乞還中山魏主不許以元英行揚州事尋以王肅爲都督淮南諸軍事揚州刺史持節代之 甲辰夜後宮火時帝出未還宮內人不得出外人不取輒開比及開死者相枕燒三千餘間時嬖倖之徒皆號爲鬼有趙鬼者能讀西京賦言於帝曰柏梁旣災建章是營帝乃大起芳樂玉壽等諸殿以麝香塗壁刻畫裝飾窮極綺麗役者自夜達曉猶不副速後宮服御極選珍奇府庫舊物不復周用貴市民間金寶價皆數倍建康酒租皆折使輸金猶不能足鑿金爲蓮華以帖地



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蓮華也又訂出雉頭鶴  
髦白鷺縷屐倖因緣爲姦利課一輸十又各就州縣  
求爲人輸準取見直不爲輸送守宰皆不敢言重更  
科斂如此相仍前後不息百姓困盡號泣道路 軍  
主吳子陽等出三關侵魏九月與魏東豫州刺史田  
益宗戰於長風城子陽等敗還 蕭懿之入援也蕭  
衍馳使所親虞安福說懿曰誅賊之後則有不賞之  
功當明君賢主尚或難立況於亂朝何以自免若賊  
滅之後仍勒兵入宮行伊霍故事此萬世一時若不  
欲爾便放表還歷陽託以外拒爲事則威振內外誰  
敢不從一朝放兵受其厚爵高而無民必生後悔長  
史徐曜甫亦苦勸之懿並不從崔慧景死懿爲尚書  
令有弟九人敷衍暢融宏偉秀愔恢懿以元勳居朝  
右暢爲衛尉掌管籥時帝出入無度或勸懿因其出  
門舉兵廢之懿不聽嬖臣茹法珍王咥之等憚懿威  
權說帝曰懿將行隆昌故事陛下命在晷刻帝然之  
徐曜甫知之密具舟江渚勸懿西奔襄陽懿曰自古  
皆有死豈有叛走尚書令邪懿弟姪咸爲之備冬十  
月己卯帝賜懿藥於省中懿且死曰家弟在雍深爲  
朝廷憂之懿弟姪皆亡匿於里巷無人發之者唯融



捕得誅之。丁亥，魏以彭城王勰爲司徒、錄尚書事。勰固辭，不免。勰雅好恬素，不樂勢利。高祖重其事，幹故委以權任。雖有遺詔，復爲世宗所留。勰每乖情願，常悽然歎息，爲人美風儀，端嚴若神，折旋合度，出入言笑，觀者忘疲。敦尚文史，物務之暇，披覽不輟。小心謹慎，初無過失。雖閑居獨處，亦無惰容。愛敬儒雅，傾心禮待，清正儉素，門無私謁。十一月己亥，魏東荊州刺史桓暉入寇，拔下笮戍歸之者二千餘戶。暉誕之子也。初，帝疑雍州刺史蕭衍有異志，直後滎陽鄭植弟紹叔爲衍寧蠻長史，帝使植以候紹叔爲名。

從刺衍，紹叔知之，密以白衍。衍置酒，紹叔家戲植曰：「朝廷遣卿見圖，今日閑宴，是可取良會也。」賓主大笑。又令植歷觀城隍、府庫、士馬器械、舟艦。植退，謂紹叔曰：「雍州實力未易圖也。」紹叔曰：「兄還具爲天子言之。」若取雍州，紹叔請以此衆一戰送植於南峴，相持慟哭而別。及懿死，衍聞之夜，召張弘策、呂僧珍、長史王茂別駕、柳慶遠、功曹吉士瞻等入宅，定議。茂天生之子，慶遠元景之弟子也。乙巳，衍集僚佐，謂曰：「昏主暴虐，惡踰於紂，當與卿等共除之。」是日，建牙集衆，得甲士萬餘人，馬千餘匹，船三千艘，出檀溪，竹木裝艦，葺



之以茅事皆立辦諸將爭擄呂僧珍出先所具者每船付二張爭者乃息是時南康王寶融爲荊州刺史西中郎長史蕭穎胄行府州事帝遣輔國將軍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劉山陽將兵三千之官就穎胄兵使襲襄陽衍知其謀遣參軍王天虎詣江陵徧與州府書聲云山陽西上并襲荆雍衍因謂諸將佐曰荊州素畏襄陽人加以唇亡齒寒寧不闇同邪我合荆雍之兵鼓行而東雖使韓白復生不能爲建康計况以昏主役刀敕之徒哉穎胄等得書疑未能決山陽至巴陵衍復令天虎齎書與穎胄及其弟南康王友穎達天虎旣行衍謂張弘策曰用兵之道攻心爲上近遣天虎往荊州人皆有書今段乘驛甚急止有兩函與行事兄弟云天虎口具及問天虎而口無所說天虎是行事心脅彼間必謂行事與天虎共隱其事則人人生疑山陽惑於衆口判相嫌貳則行事進退無以自明必入吾謀內是馳兩空函定一州矣山陽至江安遲回十餘日不上穎胄大懼計無所出夜遣呼西中郎城局參軍安定席闡文諮議參軍柳忱閉齋定議闡文曰蕭雍州蓄養士馬非復一日江陵素畏襄陽人又衆寡不敵取之必不可制就能制之歲寒



復不爲朝廷所容今若殺山陽與雍州舉事立天子以令諸侯則霸業成矣山陽持疑不進是不信我今斬送天虎則彼疑可釋至而圖之罔不濟矣忱曰朝廷狂悖日滋京師貴人莫不重足累息今幸在遠得假日自安雍州之事且藉以相斃耳獨不見蕭令君乎以精兵數千破崔氏十萬衆竟爲群邪所陷禍酷相尋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且雍州士銳糧多蕭使君雄姿冠世必非山陽所能敵若破山陽荊州復受失律之責進退無可宜深慮之蕭穎達亦勸穎胄從闡文等計詰旦穎胄謂天虎曰卿與劉輔國相識

今不得不借卿頭乃斬天虎送示山陽發民車牛聲云起步軍征襄陽山陽大喜甲寅山陽至江津單車白服從左右數十人詣穎胄穎胄使前汝陽太守劉孝慶等伏兵城內山陽入門即於車中斬之副軍主李元履收餘衆請降柳忱世隆之子也穎胄慮西中郎司馬夏侯詳不同以告忱忱曰易耳近詳求昏未之許也乃以女嫁詳子夔而告之謀詳從之乙卯以南康王寶融教纂嚴又教赦囚徒施惠澤頒賞格丙辰以蕭衍爲使持節都督前鋒諸軍事丁巳以蕭穎胄爲都督行留諸軍事穎胄有器局旣舉大事虛心



委已衆情歸之以別駕南陽宗夬及同郡中兵參軍  
劉坦諮議參軍樂諶爲州人所推信軍府經略每事  
諮焉穎胄夬各獻私錢穀及換借富貲以助軍長沙  
寺僧素富鑄黃金爲龍數千兩埋土中穎胄取之以  
充軍費穎胄遣使送劉山陽首於蕭衍且言年月未  
利當須明年二月進兵衍曰舉事之初所藉者一時  
驍銳之心事事相接猶恐疑怠若頓兵十旬必生悔  
吝且坐甲十萬糧用自竭若童子立異則大事不成  
况處分已定安可中息哉昔武王伐紂行逆太歲豈  
復待年月乎戊午衍上表勸南康王寶融稱尊號不

許十二月穎胄與夏侯詳移檄建康百官及州郡牧  
守數帝及梅蟲兒茹法珍罪惡穎胄遣冠軍將軍天  
水楊公則向湘州西中郎參軍南郡鄧元起向夏口  
軍主王法度坐不進軍免官乙亥荊州將佐復勸寶  
融稱尊號不許夏侯詳之子驍騎將軍亶爲殿中主  
帥詳密召之亶自建康亡歸壬辰至江陵稱奉宣德  
皇太后令南康王宜纂承皇祚方俟清宮未即大號  
可封十郡爲宣城王相國荊州牧加黃鉞選百官西  
中郎府南康國如故須軍次近路主者備法駕奉迎  
竟陵太守新野曹景宗遣親人說蕭衍迎南康王都



襄陽先正尊號然後進軍衍不從王茂私謂張弘策曰今以南康置人手中彼挾天子以令諸侯節下前進爲人所使此豈他日之長計乎弘策以告衍衍曰若前途大事不捷故自蘭艾同焚若其克捷則威振四海誰敢不從豈碌碌受人處分者邪初陳顯達崔慧景之亂人心不安或問時事於上庸太守杜陵韋叡叡曰陳雖舊將非命世才崔頗更事懦而不武其赤族宜矣定天下者殆必在吾州將乎乃遣二子自結於蕭衍及衍起兵叡帥郡兵二千倍道赴之華山太守藍田康絢帥郡兵三千赴衍馮道根時居母喪聞

衍起兵帥鄉人子弟勝兵者悉往赴之梁南秦二州刺史柳惔亦起兵應衍惔忱之兄也帝聞劉山陽死發詔討荆雍戊寅以冠軍長史劉滄爲雍州刺史遣驍騎將軍薛元嗣制局監暨榮伯將兵及運糧百四十餘船送郢州刺史張沖使拒西師元嗣等懲劉山陽之死疑沖不敢進停夏口浦聞西師將至乃相帥入郢城前竟陵太守房僧寄將還建康至郢帝敕僧寄留守魯山除驍騎將軍張沖與之結盟遣軍主孫樂祖將數千人助僧寄守魯山蕭穎胄與武寧太守鄧元起書招之張沖待元起素厚衆皆勸其還郢元



起大言於衆曰朝廷暴虐誅戮宰輔羣小用事衣冠道盡荆雍二州同舉大事何患不克且我老母在西若事不成正受戮昏朝幸免不孝之罪即日治嚴上道至江陵爲西中郎中兵參軍湘州行事張寶積發兵自守未知所附楊公則克巴陵進軍白沙寶積懼請降公則入長沙撫納之是歲北秦州刺史楊集始將衆萬餘自漢中北出規復舊地魏梁州刺史楊椿將步騎五千出頓下辯遺集始書開以利害集始遂復將其部曲千餘人降魏魏人還其爵位使歸守武興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四十四

齊紀十

重光大荒落一年

和皇帝

中興元年春正月丁酉東昏侯以晉安王寶義爲司徒建安王寶寅爲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乙巳南康王寶融始稱相國大赦以蕭穎胃爲左長史蕭衍爲征東將軍楊公則爲湘州刺史戊申蕭衍發襄陽留弟偉總府州事愴守壘城府司馬莊丘黑守樊城衍旣行州中兵及儲侍皆虛魏興太守裴師仁齊興太守顏僧都並不受衍命舉兵欲襲襄陽偉愴遣



兵邀擊於始平大破之雍州乃安 魏咸陽王禧爲上相不親政務驕奢貪淫多爲不法魏主頗惡之禧遣奴就領軍于烈求舊羽林虎賁執仗出入烈曰天子諒闇事歸宰輔領軍但知典掌宿衛非有詔不敢違理從私禧奴惘然而返禧復遣謂烈曰我天子之叔父身爲元輔有所求須與詔何異烈厲色曰烈非不知王之貴也奈何使私奴索天子羽林烈頭可得羽林不可得禧怒以烈爲恒州刺史烈不願出外固辭不許遂稱疾不出烈子左中郎將忠領直閣常在魏主左右烈使忠言於魏主曰諸王專恣意

不可測宜早罷之自攬權綱北海王詳亦密以禧過惡白帝且言彭城王勰大得人情不宜久輔政帝然之時將禘祭王公並齊於廟東坊帝夜使于忠語烈明旦入見當有處分質明烈至帝命烈將直閣六十餘人宣旨召禧勰詳衛送至帝所禧等入見于光極殿帝曰恪雖寡昧忝承寶曆比纏疴疾實憑諸父苟延視息奄涉三齡諸父歸遜殿勤今便親攝百揆且還府司當別處分又謂勰曰頃來南北務殷不容仰遂冲操恪是何人而敢久違先敕令遂叔父高蹈之意勰謝曰陛下孝恭仰遵先詔上成睿明之美下遂



微臣之志感今惟往悲喜交深庚戌詔勰以王歸第  
禧進位太保詳爲大將軍錄尚書事尚書清河張彝  
邢巒聞處分非常亡走出洛陽城爲御史中尉中山  
甄琛所彈詔書切責之復以于烈爲領軍仍加車騎  
大將軍自是長直禁中軍國大事皆得參焉魏主時  
年十六不能親決庶務委之左右於是倖臣茹皓趙  
郡王仲興上谷寇猛趙郡趙脩南陽趙邕及外戚高  
肇等始用事魏政浸衰趙脩尤親幸旬月間累遷至  
光祿卿每遷官帝親至其宅設宴王公百官皆從  
辛亥東昏侯祀南郊大赦 丁巳魏主引見群臣於

太極前殿告以親政之意壬戌以咸陽王禧領太尉  
廣陵王羽爲司徒魏主引羽入內面授之羽固辭曰  
彥和本自不願而陛下強與之今新去此官而以臣  
代之必招物議乃以爲司空 二月乙丑南康王以  
冠軍長史王茂爲江州刺史竟陵太守曹景宗爲郢  
州刺史邵陵王寶攸爲荊州刺史 甲戌魏大赦  
壬午東昏侯遣羽林兵擊雍州中外纂嚴 甲申蕭  
衍至竟陵命王茂曹景宗爲前軍以中兵參軍張法  
安守竟陵城茂等至漢口諸將議欲併兵圍郢分兵  
襲西陽武昌衍曰漢口不闊一里箭道交至房僧寄



以重兵固守與郢城爲犄角若悉衆前進僧寄必絕  
我軍後悔無所及不若遣王曹諸軍濟江與荊州軍  
合以逼郢城吾自圍魯山以通沔漢使郢城竟陵之  
粟方舟而下江陵湘州之兵相繼而至兵多食足何  
憂兩城之不拔天下之事可以卧取之耳乃使茂等  
帥衆濟江屯九里張冲遣中兵參軍陳光靜開門迎  
戰茂等擊破之光靜死冲嬰城自守景宗遂據石橋  
浦連軍相續下至加湖荊州遣冠軍將軍鄧元起軍  
主王世興田安之將數千人會雍州兵於夏首衍築  
漢口城以守魯山命水軍主義陽張惠紹等遊遏江

中絕郢魯二城信使楊公則舉湘州之衆會于夏口  
蕭穎胄命荊州諸軍皆受公則節度雖蕭穎達亦隸  
焉府朝議欲遣人行湘州事而難其人西中郎中兵  
參軍劉坦謂衆曰湘土人情易擾難信用武士則侵  
漁百姓用文士則威略不振必欲鎮靜一州軍民足  
食無踰老夫乃以坦爲輔國長史長沙太守行湘州  
事坦嘗在湘州多舊恩迎者屬路下車選堪事吏分  
詣十郡發民運租米三十餘萬斛以助荆雍之軍由  
是資糧不乏三月蕭衍使鄧元起進據南堂西渚田  
安之頓城北王世興頓曲水故城丁酉張冲病卒驍



通鑑卷一百一十四  
四  
騎將軍薛元嗣與沖子孜及征虜長史江夏內史程茂共守郢城乙巳南康王即皇帝位於江陵改元大赦立宗廟南北郊州府城門悉依建康宮置尚書五省以南郡太守爲尹以蕭穎胄爲尚書令蕭衍爲左僕射晉安王寶義爲司空廬陵王寶源爲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建安王寶寅爲徐州刺史散騎常侍夏侯詳爲中領軍冠軍將軍蕭偉爲雍州刺史丙午詔封庶人寶卷爲涪陵王乙酉以尚書令蕭穎胄行荊州刺史加蕭衍征東大將軍都督征討諸軍事假黃鉞時衍次楊口和帝遣御史中丞宗夬勞軍寧朔

將軍新野庾域諷夬曰黃鉞未加非所以總帥侯伯夬返西臺遂有是命薛元嗣遣軍主沈難當率輕舸數千亂流來戰張惠紹等擊擒之癸丑東昏侯以豫州刺史陳伯之爲江州刺史假節都督前鋒諸軍事西擊荆雍夏四月蕭衍出沔命王茂蕭穎達等進軍逼郢城薛元嗣不敢出諸將欲攻之衍不許魏廣陵惠王羽通於貞外郎馮俊興妻夜往爲俊興所擊而匿之五月壬子卒魏主旣親政事嬖擅權王公希得進見齊帥劉小苟屢言於禧云聞天子左右人言欲誅禧禧益懼乃與妃兄給事黃門侍郎李伯



尚氏王楊集始楊靈祐乞伏馬居等謀反會帝出獵北邙禧與其黨會城西小宅欲發兵襲帝使長子通竊入河內舉兵相應乞伏馬居說禧還入洛城勒兵閉門天子必北走桑乾殿下可斷河橋爲河南天子衆情前却不壹禧心更緩自旦至晡猶豫不決遂約不泄而散楊集始旣出即馳至北邙告之直寢符承祖薛魏孫與禧通謀是日帝寢於浮圖之陰魏孫欲弑帝承祖曰吾聞殺天子者身當病瀕魏孫乃止俄而帝寤集始亦至帝左右皆曰日出逐禽直衛無幾倉卒不知所出左中郎將于忠曰臣父領軍留守京

城計防遏有備必無所慮帝遣忠馳騎觀之于烈已分兵嚴備使忠還奏曰臣雖老心力猶可用此屬猖狂不足爲慮願陛下清蹕徐還以安物望帝甚悅自華林園還宮撫于忠之背曰卿差彊人意禧不知事露與姬妾及左右宿洪池別墅遣劉小苟奉啓云檢行田收小苟至北邙已逢軍人恠小苟赤衣欲殺之小苟困迫言欲告反乃緩之或謂禧曰殿下集衆圖事見意而停恐必漏泄今夕何宜自寬禧曰吾有此身應知自惜豈待人言又曰殿下長子已濟河兩不相知豈不可慮禧曰吾已遣人追之計今應還時通



通鑑卷一百四  
巴入河內列兵仗放囚徒矣于烈遣直閭叔孫侯將  
虎賁三百人收禧禧聞之自洪池東南走僮僕不過  
數人濟洛至柏谷塢追兵至擒之送華林都亭帝面  
詰其反狀壬戌賜死於私第同謀伏誅者十餘人諸  
子皆絕屬籍微給貲產奴婢自餘家財悉分賜高肇  
及趙脩之家其餘賜內外百官逮于流外多者百餘  
疋下至十匹禧諸子乏衣食獨彭城王勰屢賑給之  
河內太守陸琇聞禧敗斬送禧子通首魏朝以琇於  
禧未敗之前不收捕通責其通情微詣廷尉死獄中  
帝以禧無故而反由是益疎忌宗室 巴西太守魯

休烈巴東太守蕭惠訓不從蕭穎胄之命惠訓遣子  
璜將兵擊穎胄穎胄遣汶陽太守劉孝慶屯峽口與  
巴東太守任漾之等拒之 東昏侯遣軍主吳子陽  
陳虎牙等十三軍救郢州進屯巴口虎牙伯之之子  
也六月西臺遣衛尉席闡文勞蕭衍軍齎蕭穎胄等  
議謂衍曰今頓兵兩岸不併軍圍郢定西陽武昌取  
江州此機已失莫若請救於魏與北連和猶爲上策  
衍曰漢口路通荆雍控引秦梁糧運資儲仰此氣息  
所以兵壓漢口連結數州今若併軍圍郢又分兵前  
進魯山必阻沔路搯吾咽喉若糧運不通自然離散



通鑑卷百四十四  
何謂持久鄧元起近欲以三千兵往取尋陽彼若權  
然知機一說士足矣脫距王師固非三千兵所能下  
也進退無據未見其可西陽武昌取之即得然既得  
之卽應鎮守欲守兩城不減萬人糧儲稱是卒無所  
出脫東軍有上者以萬人攻兩城兩城勢不得相救  
若我分軍應援則首尾俱弱如其不遣孤城必陷一  
城旣沒諸城相次土崩天下大事去矣若郢州旣拔  
席卷汭流西陽武昌自然風靡何遽分兵散衆自貽  
憂患乎且丈夫舉事欲清天步况擁數州之兵以誅  
群小懸河注火奚有不滅豈容北面請救戎狄以示

弱於天下彼未必能信徒取醜聲此乃下計何謂上  
策卿爲我輩白鎮軍前途攻取但以見付事在目中  
無患不捷但借鎮軍靖鎮之耳吳子陽等進軍武口  
衍命軍主梁天惠等屯漁湖城唐修期等屯白陽壘  
夾岸待之子陽進軍加湖去郢三十里傍山帶水築  
壘自固子陽舉烽城內亦舉火應之而內外各自保  
不能相救會房僧寄病卒衆復推助防張樂祖代守  
魯山 蕭穎胄之初起也弟穎孚自建康出亡廬陵  
民修靈祐爲之聚兵得二千人襲廬陵克之內史謝  
纂奔豫章穎胄遣寧朔將軍范僧簡自湘州赴之僧



簡拔安成穎胄以僧簡爲安成太守以穎孚爲廬陵  
內史東昏侯遣軍主劉希祖將三千人擊之南康太  
守王丹以郡應希祖穎孚敗奔長沙尋病卒謝篡復  
還郡希祖攻拔安成殺范僧簡東昏侯以希祖爲安  
成內史修靈祐復合餘衆攻謝篡篡敗走 東昏侯  
作芳樂苑山石皆塗以五采望民家有好樹美竹則  
毀牆撤屋而徙之時方盛夏隨即枯萎朝暮相繼又  
於苑中立市使宮人宦者共爲禪販以潘貴妃爲市  
令東昏侯自爲市錄事小有得失妃則予杖乃敕虎  
賁不得進大荆實中荻又開渠立埭身自引船或坐

而屠肉又好巫覡左右朱光尚詐云見鬼東昏入樂  
遊苑人馬忽驚以問光尚對曰鄉見先帝大嗔不許  
歎出東昏大怒拔刀與光尚尋之旣不見乃縛菰爲  
高宗形北向斬之縣首苑門崔慧景之敗也巴陵王  
昭胄永新侯昭穎出投臺軍各以王侯還第心不自  
安竟陵王子良故防閣桑偃爲梅蟲兒軍副與前巴  
西太守蕭寅謀立昭胄昭胄許事克用寅爲尚書左僕  
射護軍時軍主胡松將兵屯新亭寅遣人說之曰須昏  
人出寅等將兵奉昭胄入臺閉城號令昏人必還就  
將軍但閉壘不應則三公不足得也松許諾會東昏



新作芳樂苑經月不出遊偃等議募健兒百餘人從萬春門入突取之昭胄以爲不可偃同黨王山沙慮事久無成以事告御刀徐僧重寅遣人殺山沙於路吏於麕騰中得其事昭胄兄弟與偃等皆伏誅雍州刺史張欣泰與弟前始安內史欣時密謀結胡松及前南譙太守王靈秀直閣將軍鴻選等誅諸嬖倖廢東昏東昏遣中書舍人馮元嗣監軍救郢秋七月甲午茹法珍梅蟲兒及太子右率李居士制局監楊明泰送之中興堂欣泰等使人懷刀於座斫元嗣頭墜果柈中又斫明泰破其腹蟲兒傷數鎗手指皆墮居士法珍等散走還臺靈秀詣石頭迎建康王寶寅帥城中將吏見力去車輪載寶寅文武數百唱警蹕向臺城百姓數千人皆空手隨之欣泰聞事作馳馬入宮冀法珍等在外東昏盡以城中處分見委表裏相應旣而法珍得返處分閉門上仗不配欣泰兵鴻選在殿內亦不敢發寶寅至杜姥宅日已暝城門閉城上人射外人外人棄寶寅潰去寶寅亦逃三日乃戎服詣草市尉尉馳以啓東昏東昏召寶寅入宮問之寶寅涕泣稱爾日不知何人逼使上車仍將去制不自由東昏笑復其爵位張欣泰等事覺與胡松皆伏



誅 蕭衍使征虜將軍王茂軍主曹仲宗等乘水漲以舟師襲加湖鼓譟攻之丁酉加湖潰吳子陽等走免將士殺溺死者萬計俘其餘衆而還於是郢魯二城相視奪氣 乙巳柔然犯魏邊 魯山乏糧軍人於磯頭捕細魚供食密治輕船將奔夏口蕭衍遣偏軍斷其走路丁巳孫樂祖窘迫以城降己未東昏侯以程茂爲郢州刺史薛元嗣爲雍州刺史是日茂元嗣以郢城降郢城之初圍也士民男女近十萬口閉門二百餘日疾疫流腫死者什七八積尸牀下而寢其上比屋皆滿茂元嗣等議出降使張孜爲書與衍

張沖故吏青州治中房長瑜謂孜曰前使君忠貫天郎君但當坐守畫一以荷析薪若天運不與當幅巾待命下從使君今從諸人之計非唯郢州士女失高山之望亦恐彼所不取也孜不能用蕭衍以韋叡爲江夏太守行郢府事收瘞死者而撫其生者郢人遂安諸將欲屯軍夏口衍以爲宜乘勝直指建康車騎諮議參軍張弘策寧遠將軍庾域亦以爲然衍命衆軍即日上海道緣江至建康凡磯浦村落軍行宿次立頓處所弘策逆爲圖畫如在目中 辛酉魏大赦魏安國宣簡侯王肅卒於壽陽贈侍中司空初肅



以父死非命四年不除喪高祖曰三年之喪賢者不  
敢過命肅以祥禫之禮除喪然肅猶素服不聽樂終  
身汝南民胡文超起兵於潁陽以應蕭衍求取義  
陽安陸等郡以自效衍又遣軍主唐脩期攻隨郡皆  
克之司州刺史王僧景遣子爲質於衍司部悉平崔  
慧景之死也其少子偃爲始安內史逃潛得免及西  
臺建以偃爲寧朔將軍偃詣公車門上書曰臣竊惟  
高宗之孝子忠臣而昏主之亂臣賊子者江夏王與  
陛下先臣與鎮軍是也雖成敗異術而所由同方陛  
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天下織芥之屈尚望陛下申

之况先帝之子陛下之元所行之道即陛下所由哉  
此尚不恤其餘何冀今不可幸小民之無識而罔之  
若使曉然知其情節相帥而逃陛下將何以應之哉  
事寢不報偃又上疏曰近冒陳江夏之寃非敢以父  
子之親而傷至公之義誠不曉聖朝所以然之意若  
以狂主雖狂實是天子江夏雖賢實是人臣先臣奉  
人臣逆人君爲不可未審今之嚴兵勁卒直指象魏  
者其故何哉臣所以不死苟存視息非有他故所以  
待皇運之開泰申忠魂之枉屈今皇運已開泰矣而  
死社稷者返爲賊臣臣何用此生於陛下之世矣臣



謹案鎮軍將軍臣穎胄中領軍臣詳皆社稷之臣也  
同知先臣股肱江夏匡濟王室天命未遂主亡與亡  
而不爲陛下警然一言知而不言不忠不知而不言  
不智也如以先臣遣使江夏斬之則征東之驛使何  
爲見戮陛下斬征東之使寔詐山陽江夏違先臣之  
請寔謀孔矜天命有歸故事業不遂耳臣所言畢矣  
乞就湯鑊然臣雖萬沒猶願陛下必申先臣何則慟  
愴而申之則天下伏不慟愴而申之則天下叛先臣  
之忠有識所知南董之筆千載可期亦何待陛下屈  
申而爲褒貶然小臣惓惓之愚爲陛下計耳詔報曰

具知卿惋切之懷今當顯加贈謚偃尋下獄死 八

月丁卯東昏侯以輔國將軍申胄監豫州事辛未以

光祿大夫張瓌鎮石頭 初東昏侯遣陳伯之鎮江

州以爲吳子陽等聲援子陽等旣敗蕭衍謂諸將曰

用兵未必須實力所聽威聲耳今陳虎牙狼狽奔歸

尋陽人情理當恟懼可傳檄而定也乃命搜俘囚得

伯之幢主蘇隆之厚加賜與使說伯之許即用爲安

東將軍江州刺史伯之遣隆之返命雖許歸附而云

大軍未須遽下衍曰伯之此言意懷首鼠及其猶豫

急往逼之計無所出勢不得不降乃命鄧元起引兵



先下楊公則徑掩柴桑衍與諸將以次進路元起將至尋陽伯之收兵退保湖口留陳虎牙守湓城選曹郎吳興沈瑀說伯之迎衍伯之泣曰余子在都不能不愛瑀曰不然人情何何皆思改計若不早圖衆散難合丙子衍至尋陽伯之東甲請罪初新蔡太守席謙父恭祖爲鎮西司馬爲魚復侯子響所殺謙從伯之鎮尋陽聞衍東下曰我家世忠貞有殞不二伯之殺之乙卯以伯之爲江州刺史虎牙爲徐州刺史

魯休烈蕭瓚破劉孝慶等於峽口任漾之戰死休烈等進至上明江陵大震蕭穎胄恐馳告蕭衍令遣楊

公則還援根本衍曰公則今泝流上江陵雖至何能及事休烈等烏合之衆尋自退散正須少時持重耳良須兵力兩弟在雍指遣往徵不爲難至穎胄乃遣蔡道恭假節屯上明以拒蕭瓚 辛巳東昏侯以太子左率李居士總督西討諸軍事屯新亭 九月乙未詔蕭衍若定京邑得以便宜從事衍留驍騎將軍鄭紹叔守尋陽與陳伯之引兵東下謂紹叔曰卿吾之蕭何寇恂也前途不捷我當其咎糧運不繼卿任其責紹叔流涕拜辭比克建康紹叔督江湘糧運未嘗乏絕 魏司州牧廣陽王嘉請築洛陽三百二十



三坊各方三百步曰雖有暫勞姦盜永息丁酉詔發畿內夫五萬八築之四旬而罷 己亥魏立皇后于氏后征虜將軍勁之女勁烈之弟也自祖父栗磾以來累世貴盛一皇后四贈公三領軍二尚書令三開國公 甲申東昏侯以李居士爲江州刺史冠軍將軍王珍國爲雍州刺史建安王寶寅爲荊州刺史輔國將軍申胄監郢州龍驤將軍扶風馬仙琕監豫州驍騎將軍徐元稱監徐州軍事珍國廣之之子也是日蕭衍前軍至蕪湖申胄軍二萬人棄姑熟走衍進軍據之戊申東昏侯以後軍參軍蕭瑣爲司州刺史

前輔國將軍魯休烈爲益州刺史

蕭衍之克江郢

也東昏遊騁如舊謂茹法珍曰須來至白門前當一決衍至近道乃聚兵爲固守之計簡二尚方二冶囚徒以配軍其不可活者於朱雀門內日斬百餘人衍遣曹景宗等進屯江寧丙辰李居士自新亭選精騎一千至江寧景宗始至營壘未立且師行日久器甲穿弊居士望而輕之鼓譟直前薄之景宗奮擊破之因乘勝而前徑至阜茨橋於是王茂鄧元起呂僧珍進據赤鼻邏新亭城主江道林引兵出戰衆軍擒之於陳衍至新林命王茂進據越城鄧元起據道士墩



陳伯之據籬門呂僧珍據白板橋李居士覘知僧珍衆少帥銳卒萬人直來薄壘僧珍曰吾衆少不可逆戰可勿遙射須至塹裏當併力破之俄而皆越塹拔柵僧珍分人上城矢石俱發自帥馬步三百人出其後城上復踰城而下內外奮擊居士敗走獲其器甲不可勝計居士請於東昏侯燒南岸邑屋以開戰場自大航以西新亭以北皆盡衍諸弟皆自建康自拔赴軍冬十月甲戌東昏侯遣征虜將軍王珍國軍主胡虎牙將精兵十萬餘人陳於朱雀航南宦官王寶孫持白虎旛督戰開航背水以絕歸路衍軍小却王

茂下馬單刀直前其甥韋欣慶執鐵纏稍以翼之衝擊東軍應時而陷曹景宗縱兵乘之呂僧珍縱火焚其營將士皆殊死戰鼓譟震天地珍國等衆軍不能抗王寶孫切罵諸將帥直問將軍席豪發憤突陣而死豪驍將也旣死士卒土崩赴淮死者無數積尸與航等後至者乘之而濟於是東昏侯諸軍望之皆潰衍軍長驅至宣陽門諸將移營稍前陳伯之屯西明門每城中有降人出伯之輒呼與耳語衍恐其復懷翻覆密語伯之曰聞城中甚忿卿舉江州降欲遣刺客中卿宜以爲慮伯之未之信會東昏侯將鄭伯倫



來降衍使伯倫過伯之謂曰城中甚忿卿欲遣信誘卿以封賞須卿復降當生割卿手足卿若不降復欲遣刺客殺卿宜深爲備伯之懼自是始無異志戊寅東昏寧朔將軍徐元瑜以東府城降青冀二州刺史栢和入援屯東宮己卯和詐東昏云出戰因以其衆來降光祿大夫張瓌棄石頭還宮李居士以新亭降於衍琅邪城主張木亦降壬午衍鎮石頭命諸軍攻六門東昏燒門內營署官府驅逼士民悉入宮城閉門自守衍命諸軍築長圍守之楊公則屯領軍府壘北樓與南掖門相對嘗登樓望戰城中遙見麾蓋以

神鋒弩射之矢貫胡床左右失色公則曰幾中吾脚談笑如初東昏夜選勇士攻公則柵軍中驚擾公則堅卧不起徐命擊之東昏兵乃退公則所領皆湘州人素號怯懦城中輕之每出盪輒先犯公則壘公則獎厲軍士克獲更多先是東昏遣軍主左僧慶屯京口常僧景屯廣陵李叔獻屯瓜步及申胄自姑孰奔歸使屯破墩以爲東北聲援至是衍遣使曉諭皆帥其衆來降衍遣弟輔國將軍秀鎮京口輔國將軍恢鎮破墩從弟寧朔將軍景鎮廣陵十一月丙申魏以驃騎大將軍穆亮爲司空丁酉以北海王詳爲太



傳領司徒初詳欲奪彭城王勳司徒故譖而黜之既而畏人議已故但爲大將軍至是乃居之詳貴盛翁赫將作大匠王遇多隨詳所欲私以官物給之司徒長史于忠責遇於詳前曰殿下國之周公阿衡王室所須材用自應關旨何至阿諛附勢損公惠私也遇既踧踖詳亦慙謝忠每以鯁直爲詳所忿嘗罵忠曰我憂在前見爾死不憂爾見我死時也忠曰人生於世自有定分若應死於王手避亦不免若其不爾王不能殺忠以討咸陽王禧功封魏郡公遷散騎常侍兼武衛將軍詳因忠表讓之際密勸魏主以忠爲列

卿令解左右聽其讓爵於是詔停其封優進太府卿

巴東獻武公蕭穎胄以蕭瓚與蔡道恭相持不決

憂憤成疾壬午卒夏侯詳祕之使似其書者假爲教命密報蕭衍衍亦祕之詳徵兵雍州蕭偉遣蕭憺將兵赴之瓚等聞建康已危衆懼而潰瓚及魯休烈皆降乃發穎胄喪贈侍中丞相於是衆望盡歸於衍夏侯詳請與蕭憺共參軍國詔以詳爲侍中尚書右僕射尋除使持節撫軍將軍荊州刺史詳固讓于憺乃以憺行荊州府州軍魏改築園丘於伊水之陽乙卯始祀於其上魏鎮南將軍元英上書曰蕭寶卷



荒縱日甚虐害無辜其雍州刺史蕭衍東伐秣陵掃  
土興兵順流而下唯有孤城更無重衛乃皇天授我  
之日曠世一逢之秋此而不乘將欲何待臣乞躬帥  
步騎三萬直指沔陰據湘陽之城斷黑水之路昏虐  
君臣自相魚肉我居上流威鎮遐邇長驅南出進拔  
江陵則三楚之地一朝可收岷蜀之道自成斷絕又  
命楊徐二州聲言俱舉建業窮蹙魚游釜中可以齊  
文軌而大同混天地而爲一伏惟陛下獨決聖心無  
取疑議此期脫爽并吞無日事寢不報車騎大將軍  
源懷上言蕭衍內侮寶卷孤危廣陵淮陰等戍皆觀

望得失斯實天啓之期并吞之會宜東西齊舉以成  
席卷之勢若使蕭衍克濟上下同心豈唯後圖之難  
亦恐揚州危逼何則壽春之去建康纔七百里山川  
水陸皆彼所諳彼若內外無虞君臣分定乘舟藉水  
倏忽而至未易當也今寶卷都邑有土崩之憂邊城  
無繼援之望廓清江表正在今日魏主乃以任城王  
澄爲都督淮南諸軍事鎮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揚州刺史使爲經略旣而不果懷賀之子也東豫州  
刺史田益宗上表曰蕭氏亂常君臣交爭江外州鎮  
中分爲兩東西抗峙已淹歲時民庶窮於轉輸甲兵



疲於戰鬪事救於目前力盡於麾下無暇外維州鎮  
綱紀庶方藩城基立孤存而已不乘機電掃廓彼蠻  
疆恐後之經略未易於此且壽春雖平三面仍梗鎮  
守之宜實須豫設義陽差近淮源利涉津要朝廷行  
師必由此道若江南一平有事淮外須乘夏水汎長  
列舟長淮師赴壽春須從義陽之北便是居我喉要  
在慮彌深義陽之滅今實時矣度彼不過須精卒一  
萬二千然行師之法貴張形勢請使兩荆之衆西擬  
隨雍揚州之卒屯于建安得捍三關之援然後二豫  
之軍直據南關對抗延頭遣一都督總諸軍節度季

冬進師迄于春末不過十旬克之必矣元英又奏稱  
今寶卷骨肉相殘藩鎮鼎立義陽孤絕密邇王土內  
無兵儲之固外無糧援之期此乃欲焚之鳥不可去  
薪授首之寇豈容緩斧若失此不取豈唯後舉難圖  
亦恐更爲深患今豫州刺史司馬悅已戒嚴垂發東  
豫州刺史田益宗兵守三關請遣軍司爲之節度魏  
主乃遣直寢羊靈引爲軍司益宗遂入寇建寧太守  
黃天賜與益宗戰于赤亭天賜敗績 崔慧景之逼  
建康也東昏侯拜蔣子文爲假黃鉞使持節相國太  
宰大將軍錄尚書事揚州牧中山王及衍至又尊子



文爲靈帝迎神像入後堂使巫禱祀求福及城閉城中軍事悉委王珍國兗州刺史張稷入衛京師以稷爲珍國之副稷瓌之弟也時城中實甲猶七萬人東昏素好軍陳與黃門刀敕及宮人於華光殿前習戰鬪詐作被創勢使人以板擱去用爲獸勝常於殿中戎服騎馬出入以金銀爲鎧胄具裝飾以孔翠晝眠夜起一如平常聞外鼓叫聲被大紅袍登景陽樓屋上望之弩幾中之始東昏與左右謀以爲陳顯達一戰即敗崔慧景圍城尋走謂衍兵亦然敕太官辦樵米爲百日調而已及大桁之敗衆情兇懼茹法珍等

恐士民逃潰故閉城不復出兵旣而長圍已立塹柵嚴固然後出盪屢戰不捷東昏尤惜金錢不肯賞賜法珍叩頭請之東昏曰賊來獨取我耶何爲就我求物後堂儲數百具榜啓爲城防東昏欲留作殿竟不與又督御府作三百人精仗待圍解以擬屏除金銀雕鏤雜物倍急於常衆皆怨怠不爲致力外圍旣久城中皆思早亡莫敢先發茹法珍梅蟲兒說東昏曰大臣不留意使圍不解宜悉誅之王珍國張稷懼禍珍國密遣所親獻明鏡於蕭衍衍斷金以報之兗州中兵參軍張齊稷之腹心也珍國因齊密與稷謀同



弒東昏齊夜引珍國就稷造膝定計齊自執燭又以  
計告後閣舍人錢強十二月丙寅夜強密令人開雲  
龍門珍國稷引兵入殿御刀豐勇之爲內應東昏在  
含德殿作笙歌寢未熟聞兵入趨出北戶欲還後宮  
門已閉宦者黃泰平刀傷其膝仆地張齊斬之稷召  
尚書右僕射王亮等列坐殿前西鍾下令百僚署牋  
以黃油裹東昏首遣國子博士范雲等送詣石頭  
右衛將軍王志歎曰冠雖弊何可加足取庭中樹葉  
接服之僞悶不署名衍覽牋無志名心嘉之亮瑩之  
從弟志僧虔之子也衍與范雲有舊即留參帷幄王

亮在東昏朝以依違取容蕭衍至新林百僚皆間道  
送款亮獨不遣東昏敗亮出見衍衍曰顛而不扶安  
用彼相亮曰若其可扶明公豈有今日之舉城中出  
者或被刼剝楊公則親帥麾下陳於東掖門衛送公  
卿士民故出者多由公則營焉衍使張弘策先入清  
宮封府庫及圖籍于時城內珍寶委積弘策禁勒部  
曲秋毫無犯收潘妃及嬖臣茹法珍梅蟲兒王咺之  
等四十一人皆屬吏 初海陵王之廢也王太后出  
居鄱陽王故第號宣德宮乙巳蕭衍以宣德太后令  
追廢涪陵王爲東昏侯褚后及太子誦並爲庶人以



衍爲中書監大司馬錄尚書事驃騎大將軍揚州刺史封建安郡公依晉武陵王遵承制故事百僚致敬以王亮爲長史壬申更封建安王寶寅爲鄱陽王癸酉以司徒揚州刺史晉安王寶義爲太尉領司徒巳卯衍入屯閱武堂下令大赦又下令凡昏制謬賦淫刑濫役外可詳檢前原悉皆除濫其主守散失諸所損耗精立科條咸從原例又下令通檢尚書衆曹東昏時諸諍訟失理及主者淹停不時施行者精加訊辯依事議奏又下令收葬義師瘞逆徒之死亡者潘妃有國色衍欲留之以問侍中領軍將軍王茂茂曰

亡齊者此物留之恐貽外議乃縊死於獄并誅嬖臣茹法珍等以宮女二千分賚將士乙酉以輔國將軍蕭宏爲中護軍衍之東下也豫州刺史馬仙琕擁兵不附衍衍使其故人姚元真說之仙琕先爲設酒乃斬於軍門以徇衍又遣其族叔懷遠說之仙琕曰大義滅親又欲斬之軍中爲請乃得免衍至新林仙琕猶於江西日抄運舩衍圍宮城州郡皆遣使請降吳興太守袁昂獨拒境不受命昂顛之子也衍使駕部郎考城江革爲書與昂曰根本旣傾枝葉安附今竭力昏主未足爲忠家門屠滅非所謂孝豈若翻然改



圖自招多福昂復書曰三吳內地非用兵之所况以偏隅一郡何能爲役自承麾旆屈止莫不膝袒軍門唯僕一人敢後至者政以內揆庸素文武無施雖欲獻心不增大師之勇置其愚默寧沮衆軍之威幸藉將軍含弘之大可得從容以禮竊以一餐微施尚復投殞况食人之祿而頓忘一旦非唯物議不可亦恐明公鄙之所以躊躇未遑薦璧昂問時事於武康令北地傳暎暎曰昔元嘉之末開闢未有故太尉殺身以羽節司徒當寄託之重理無苟全所以不顧夷險以徇名義今嗣主昏虐曾無悛改荆雍協舉乘據上

流天人之意可知願明府深慮無取後悔及建康平衍使豫州刺史李元履巡撫東土敕元履曰袁昂道素之門世有忠節天下須共容之勿以兵威陵辱元履至吳興宣衍旨昂亦不請降開門撤備而已仙琚聞臺城不守號泣謂將士曰我受人任寄義不容降君等皆有父母我爲忠臣君爲孝子不亦可乎乃悉遣城內兵出降餘壯士數十閉門獨守俄而兵入圍之數十重仙琚令士皆持滿兵不敢近日暮仙琚乃投弓曰諸君但來見取我義不降乃檻送石頭衍釋之使待袁昂至俱入曰今天下見二義士衍謂仙琚



通鑑卷一百四十四  
日射鉤斬祛昔人所美卿勿以殺使斷運自嫌仙理  
謝曰小人如失主犬後主飼之則復爲用矣衍笑皆  
厚遇之丙戌蕭衍入鎮殿中劉希祖旣克安成移  
檄湘部始與內史王僧粲應之僧粲自稱湘州刺史  
引兵襲長沙去城百餘里於是湘州郡縣兵皆蜂起  
以應僧粲唯臨湘湘陰瀏陽羅四縣尚全長沙人皆  
欲汎舟走行事劉坦悉聚其舟焚之遣軍主尹法略  
拒僧粲戰數不利前湘州鎮軍鍾玄紹潛結士民數  
百人刻日翻城應僧粲坦聞其謀陽爲不知因理訟  
至夜而城門遂不閉以疑之玄紹未發明旦詣坦問  
其故坦又留與語密遣親兵收其家書玄紹在坐而  
收兵已報具得其文書本末玄紹即首服於坐斬之  
焚其文書餘黨悉無所問衆愧且服州郡遂安法略  
與僧粲相持累月建康城平楊公則還州僧粲等敗  
走王丹爲郡人所殺劉希祖亦舉郡降公則克已廉  
慎輕刑薄賦頃之湘州戶口幾復其舊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四十五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脩撰提舉西京高山崇

福官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二千八百戶食實封六百戶賜紫金魚袋馬司馬光奉勅編集

梁紀一 起玄默敦牂盡闕 逢浞灘凡三年

高祖武皇帝

天監元年春正月齊和帝遣兼侍中席闡文等慰勞  
建康 大司馬衍下令凡東昏時浮費自非可以習  
禮樂之容繕甲兵之備者餘皆禁絕 戊戌迎宣德  
太后入宮臨朝稱制衍解承制 己亥以寧朔將軍  
蕭昺監南兖州諸軍事昺衍之從父弟也 壬寅進



大司馬衍都督中外諸軍事劔履上殿贊拜不名

已酉以大司馬長史王亮爲中書監兼尚書令 初

大司馬與黃門侍郎范雲南清河太守沈約司徒右長史任昉同在竟陵王西邸意好敦密至是引雲爲大司馬諮議參軍領録事約爲驃騎司馬昉爲記室參軍與參謀議前吳興太守謝朓國子祭酒何胤先皆棄官家居衍奏徵爲軍諮祭酒朓胤皆不至大司馬內有受禪之志沈約微扣其端大司馬不應他日又進曰今與古異不可以淳風期物士大夫攀龍附鳳者皆望有尺寸之功今童兒牧豎皆知齊祚已終

明公當承其運天文讖記又復炳然天心不可違人情不可失苟歷數所在雖欲謙光亦不可得已大司馬曰吾方思之約曰公初建牙樊沔此時應思今王業已成何所復思若不早定大業脫有一人立異即損威德且人非金石時事難保豈可以建安之封遺之子孫若天子還都公卿在位則君臣分定無復異心君明於上臣忠於下豈復有人方更同公作賊大司馬然之約出大司馬召范雲告之雲對略同約旨大司馬曰智者乃爾暗同卿明早將休文更來雲出語約約曰卿必待我雲許諾而約先期入大司馬命



草具其事約乃出懷中詔書并諸選置大司馬初無所改俄而雲自外來至殿門不得入徘徊壽光閣外但云咄咄約出問曰何以見處約舉手向左雲笑曰不乖所望有頃大司馬召雲入嘆約才智縱橫且曰我起兵於今三年矣功臣諸將實有其勞然成帝業者卿二人也甲寅詔進大司馬位相國總百揆揚州牧封十郡爲梁公備九錫之禮置梁百司去錄尚書之號驃騎大將軍如故二月辛酉梁公始受命齊湘東王寶暉安陸王緬之子也頗好文學東昏侯死寶暉望物情歸已坐待法駕旣而王珍國等送首梁公

梁公以寶暉爲太常寶暉心不自安壬戌梁公稱寶暉謀反并其弟江陵公寶覽汝南公寶宏皆殺之

丙寅詔梁國選諸要職悉依天朝之制於是沈約爲吏部尚書兼右僕射范雲爲侍中梁公納東昏余妃頗妨政事范雲以爲言梁公未之從雲與侍中領軍將軍王茂同入見雲曰昔沛公入關婦女無所幸此范增所以畏其志大也今明公始定建康海內想望風聲柰何襲亂亡之迹以女德爲繫乎王茂起拜曰范雲言是也公必以天下爲念無宜留此梁公默然雲即請以余氏賚王茂梁公賢其意而許之明日



賜雲茂錢各百萬丙戌詔梁公增封十郡進爵爲王  
癸巳受命赦國內及府州所統殊死以下 辛丑殺  
齊邵陵王寶攸晉熙王寶嵩桂陽王寶貞梁王將殺  
齊諸王防守猶未急鄱陽王寶寅家闈人顏文智與  
左右麻拱等密謀穿牆夜出寶寅具小船於江岸著  
烏布襦腰繫千餘錢潛赴江側躡屨徒步足無完膚  
防守者至明追之寶寅詐爲釣者隨流上下十餘里  
追者不疑待散乃渡西岸投民華文榮家文榮與其  
族人天龍惠連棄家將寶寅遁匿山澗賃驢乘之晝  
伏宵行抵壽陽之東城魏戍主杜元倫馳告揚州刺

史任城王澄以車馬侍衛迎之寶寅時年十六徒步  
憔悴見者以爲掠賣生口澄待以客禮寶寅請喪君  
斬衰之服澄遣人曉示情禮以喪兄齊衰之服給之  
澄帥官僚赴吊寶寅居處有禮一同極哀之節壽陽  
多其義故皆受慰嗥唯不見夏侯一族以夏侯詳從  
梁王故也澄深器重之 齊和帝東歸以蕭愔爲都  
督荆湘等六州諸軍事荊州刺史荊州軍旅之後公  
私空乏愔厲精爲治廣屯田省力役存問兵死之家  
供其乏困自以少年居重任謂佐吏曰政之不臧士  
君子所宜共惜吾今開懷卿其無隱於是人人得盡



意民有訟者皆立前待符教決於俄頃曹無留事荆人大悅 齊和帝至姑孰丙辰下詔禪位于梁 丁巳廬陵王寶源卒 魯陽蠻魯北驚等起兵攻魏潁州 夏四月辛酉宣德太后令曰西詔至帝憲章前代敬禪神器于梁明可臨軒遣使恭授璽紱未亡人歸于別宮壬戌發策遣兼太保尚書令亮等奉皇帝璽紱詣梁宮丙寅梁王即皇帝位于南郊大赦改元是日追贈兄懿爲丞相封長沙王謚曰宣武葬禮依晉安平獻王故事丁卯奉和帝爲巴陵王宮于姑孰優崇之禮皆倣齊初奉宣德太后爲齊文帝妃王皇

后爲巴陵王妃齊世王侯封爵悉從降省唯宋汝陰王不在除例追尊皇考爲文皇帝廟號太祖皇妣爲獻皇后追謚妃郗氏爲德皇后封文武功臣車騎將軍夏侯詳等十五人爲公侯立皇弟中護軍宏爲臨川王南徐州刺史秀爲安成王雍州刺史偉爲建安王左衛將軍恢爲鄱陽王荊州刺史憺爲始興王以宏爲揚州刺史丁卯以中書監王亮爲尚書令相國左長史王瑩爲中書監吏部尚書沈約爲尚書僕射長兼侍中范雲爲散騎常侍吏部尚書 詔凡後宮樂府西解暴室諸婦女一皆放遣 戊辰巴陵王卒



時上欲以南海郡爲巴陵國徙王居之沈約曰古今殊事魏武所云不可慕虛名而受實禍上領之乃遣所親鄭伯禽詣姑孰以生金進王王曰我死不須金醇酒足矣乃飲沈醉伯禽就搢殺之王之鎮荊州也琅邪顏見遠爲錄事參軍及即帝位爲治書侍御史兼中丞既禪位見遠不食數日而卒上聞之曰我自應天從人何預天下士大夫事而顏見遠乃至於此庚午詔有司依周漢故事議贖刑條格凡在官身犯鞭杖之罪悉入贖停罰其臺省令史士卒欲贖者聽之以謝沐縣公寶義爲巴陵王奉齊祀寶義幼

有廢疾不能言故獨得全齊南康侯子恪及弟祁陽侯子範嘗因事入見上從容謂曰天下公器非可力取苟無期運雖項籍之力終亦敗亡宋孝武性猜忌兄弟粗有令名者皆鴆之朝臣以疑似枉死者相繼然或疑而不能去或不疑而卒爲患如卿祖以材畧見疑而無如之何湘東以庸愚不疑而子孫皆死其手我於時已生彼豈知我應有今日固知有天命者非人所害我初平建康人皆勸我除去卿輩以壹物心我於時依而行之誰謂不可正以江左以來代謝之際必相屠滅感傷和氣所以國祚不長又齊梁雖



云革命事異前世我與卿兄弟雖復絕服宗屬未遠齊業之初亦共甘苦情同一家豈可遽如行路之人卿兄弟果有天命非我所殺若無天命何忽行此適足示無度量耳且建武塗炭卿門我起義兵非唯自雪門耻亦爲卿兄弟報仇卿若能在建武永元之世撥亂反正我豈得不釋戈推奉邪我自取天下於明帝家非取之於卿家也昔劉子輿自稱成帝子光武言假使成帝更生天下亦不可復得况子輿乎曹志魏武帝之孫爲晉忠臣况卿今日猶是宗室我方坦然相期卿無復懷自外之意小待當自知我寸心子

恪兄弟凡十六人皆仕梁子恪子範子質子顯子雲子暉並以才能知名歷官清顯各以壽終 詔徵謝朓爲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司三司何胤爲右光祿大夫何點爲侍中胤點終不就 癸酉詔公車府謗木肺石傍各置一函若肉食莫言欲有橫議投謗木函若以功勞才器寃沈莫達者投肺石函上身服浣濯之衣常膳唯以菜蔬每簡長吏務選廉平皆召見於前勗以政道擢尚書殿中郎到漚爲建安內史左戶侍郎劉黻爲晉安太守二人皆以廉潔著稱漚彥之曾孫也又著令小縣令有能遷大縣大縣有能遷二千



石以山陰令丘仲孚爲長沙內史武康令東海何遠  
爲宣城太守由是廉能莫不知勸 魯陽蠻圍魏胡陽

撫軍將軍李崇將兵擊破之斬魯北驚徙萬餘口於  
幽并諸州及六鎮尋叛南走所在追討比及河殺之  
皆盡 閏月丁巳魏頓丘匡公穆亮卒 齊東昏侯  
嬖臣孫文明等雖經赦令猶不自安五月乙亥夜帥  
其徒數百人因運荻炬束仗入南北掖門作亂燒神  
虎門總章觀入衛尉府殺衛尉洮陽愨侯張弘策前  
軍司馬呂僧珍直殿內以宿衛兵拒之不能却上戎  
服御前殿曰賊夜來是其衆少曉則走矣命擊五鼓

領軍將軍王茂驍騎將軍張惠紹聞難引兵赴救盜  
乃散走討捕悉誅之 江州刺史陳伯之目不識書  
得文牒辭訟唯作大諾而已有事典籤傳口語與奪  
決於王者豫章人鄧繕永興人戴永忠有舊恩於伯  
之伯之以繕爲別駕永忠爲記室參軍河南褚縉居  
建康素薄行仕宦不得志頻造尚書范雲雲不禮之  
縉怒私謂所親曰建武以後草澤下族悉化成貴人  
吾何罪而見棄今天下草創饑饉不已喪亂未可知  
陳伯之擁彊兵在江州非主上舊臣有自疑之意且  
熒惑守南斗詎非爲我出邪今者一行事若無成入



魏不失作河南郡守遂投伯之大見親狎伯之又以鄉人朱龍符爲長流參軍並乘伯之愚闇恣爲姦利上聞之使陳虎牙私戒伯之又遣人代鄧繕爲別駕伯之並不受命表云龍符驍勇鄧繕有績效臺所遣別駕請以爲治中繕於是日夜說伯之云臺家府藏空竭復無器仗三倉無米東境饑流此萬世一時也機不可失縉永忠等共贊成之伯之謂繕今啓卿若復不得即與卿共反上敕伯之以部內一郡處繕於是伯之集府州僚佐謂曰奉齊建安王教師江北義勇十萬已次六合見使以江州見力運糧速下我荷

明帝厚恩誓死以報即命纂嚴使縉詐爲蕭寶寅書以示僚佐於聽事前爲壇歃血共盟縉說伯之曰今舉大事宜引衆望長史程元沖不與人同心臨川內史王觀僧虔之孫人身不惡可召爲長史以代元沖伯之從之仍以縉爲尋陽太守永忠爲輔義將軍龍符爲豫州刺史觀不應命豫章太守鄭伯倫起郡兵拒守程元沖既失職於家合帥數百人乘伯之無備突入至聽事前伯之自出格鬪元沖不勝逃入廬山伯之密遣信報虎牙兄弟皆逃奔盱眙戊子詔以領軍將軍王茂爲征南將軍江州刺史帥衆討之魏



揚州小峴戍主党法宗襲大峴戍破之虜龍驤將軍  
郝菩薩 陳伯之聞王茂來謂褚縉等曰王觀既不  
就命鄭伯倫又不肯從便應空手受困今先平豫章  
開通南路多發丁力益運資糧然後席卷北向以撲  
飢疲之衆不憂不濟六月留鄉人唐蓋人守城引兵  
趣豫章攻伯倫不能下王茂軍至伯之表裏受敵遂  
敗走間道渡江與虎牙等及褚縉俱奔魏 上遣左  
右陳建孫送劉季連子弟三人入蜀使諭旨慰勞季  
連受命飭還裝益州刺史鄧元起始得之官初季連  
爲南郡太守不禮於元起都錄朱道琛有罪季連欲  
殺之逃匿得免至是道琛爲元起典籤說元起曰益  
州亂離已久公私虛耗劉益州臨歸豈辦遠遣迎候  
道琛請先使檢校緣路奉迎不然萬里資糧未易可  
得元起許之道琛旣至言語不恭又歷造府州人士  
見器物輒奪之有不獲者語曰會當屬人何須苦惜  
於是軍府大懼謂元起必誅季連禍及黨與競言之  
於季連季連亦以爲然且懼昔之不禮於元起乃召  
兵筭之有精甲十萬歎曰據天險之地握此彊兵進  
可以匡社稷退不失作劉備捨此安之遂召佐史矯  
稱齊宣德太后令聚兵復反收朱道琛殺之召巴西



太守朱士畧及涪令李膺並不受命是月元起至巴西士略開門納之先是蜀民多逃亡聞元起至爭出投附皆稱起義兵應朝廷軍士新故三萬餘人元起在道久糧食乏絕或說之曰蜀土政慢民多詐疾若檢巴西一郡籍注因而罰之所獲必厚元起然之李膺諫曰使君前有嚴敵後無繼援山民始附於我觀德若糾以刻薄民必不堪衆心一離雖悔無及何必起疾可以濟師膺請出圖之不患資糧不足也元起曰善一以委卿膺退帥富民上軍資米得三萬斛秋八月丁未命尚書刪定郎濟陽蔡法度損益王植

之集註舊律爲梁律仍命與尚書令王亮侍中王瑩尚書僕射沈約吏部尚書范雲等九人同議定上素善鍾律欲釐正雅樂乃自制四器名之爲通每通施三絃黃鍾絃用二百七十絲長九尺應鍾絃用一百四十二絲長四尺七寸四分差彊中間十律以是爲差因以通聲轉推月氣悉無差違而還得相中又制十二笛黃鍾笛長三尺八寸應鍾笛長二尺三寸中間十律以是爲差以寫通聲飲古鍾玉律並皆不差於是被以八音施以七聲莫不和韻先是官懸止有四罇鍾雜以編鍾編磬衡鍾凡十六虞上始命設



十二罇鍾各有編鍾編磬凡三十六虞而去衡鍾四隅植建鼓。魏高祖之喪前太傅平陽公丕自晉陽來赴遂留洛陽丕年八十餘歷事六世位極公輔而還爲庶人魏主以其宗室者舊矜而禮之乙卯以丕爲三老。魏揚州刺史任城王澄表請攻鍾離魏主使羽林監敦煌范紹詣壽陽共量進止澄曰當用兵十萬往來百日乞朝廷速辦糧仗紹曰今秋已向末方欲調發兵仗可集糧何由致有兵無糧何以克敵澄沈思良久曰實如卿言乃止。九月丁巳魏主如鄴冬十月庚子還至懷與宗室近侍射遠帝射三百五十餘步羣臣刻銘以美之甲辰還洛陽。十一月己未立小廟以祭太祖之母每祭太廟畢以一太牢祭之。甲子立皇子統爲太子。魏洛陽宮室始成。

十二月將軍張蠶之侵魏淮南取木陵戍魏任城王澄遣輔國將軍成興擊之甲辰蠶之敗走魏復取木陵。劉季連遣其將李奉伯等拒鄧元起元起與戰互有勝負久之奉伯等敗還成都元起進屯西平季連驅略居民閉城固守元起進屯蔣橋去成都二十里留輜重於郾奉伯等間道襲郾陷之軍備盡沒元起捨郾徑圍州城城局參軍江希之謀以城降不



克而死 魏陳留公主寡居僕射高肇秦州刺史張  
彝皆欲尚之公主許彝而不許肇肇怒譖彝於魏主  
尋坐沈廢累年 是歲江東大旱米斗五千民多餓  
死

二年春正月乙卯以尚書僕射沈約爲左僕射吏部  
尚書范雲爲右僕射尚書令王亮爲左光祿大夫丙  
辰亮坐正旦詐疾不登殿削爵廢爲庶人 乙亥魏  
主耕籍田 魏梁州氏楊會叛行梁州事楊椿等討  
之 成都城中食盡升米三千人相食劉季連食粥  
累月計無所出上遣主書趙景悅宣詔受季連降季

連肉袒請罪鄧元起遷季連于城外俄而造焉待之  
以禮季連謝曰早知如此豈有前日之事郾城亦降  
元起誅李奉伯等送季連詣建康初元起在道懼事  
不集無以爲賞士之至者皆許以辟命於是受別駕  
治中檄者將二千人季連至建康入東掖門數步一  
稽顙以至上前上笑曰卿欲慕劉備而曾不及公孫  
述豈無卧龍之臣邪赦爲庶人 三月己巳魏皇后  
蠶於北郊 庚辰魏揚州刺史任城王澄遣長風戍  
主竒道顯入寇取陰山白藁二戍 蕭寶寅伏於魏  
闕之下請兵伐梁雖暴風大雨終不甦移會陳伯之



降魏亦請兵自效魏主乃引八坐門下入定議夏四月癸未朔以寶寅爲都督東陽等三州諸軍事鎮東將軍揚州刺史丹陽公齊王禮賜甚厚配兵一萬令屯東城以伯之爲都督淮南諸軍事平南將軍江州刺史屯陽石俟秋冬大舉寶寅明當拜命其夜慟哭至晨魏人又聽寶寅募四方壯勇得數千人以顏文智華文榮等六人皆爲將軍軍主寶寅志性雅重過暮猶絕酒肉慘形悴色蔬食麤衣未嘗嬉笑 癸卯蔡法度上梁律二十卷令三十卷科四十卷詔班行之 五月丁巳霄城文侯范雲卒雲盡心事上知無

不爲臨繁處劇精力過人及卒衆謂沈約宜當樞管上以約輕易不如尚書左丞徐勉乃以勉及右衛將軍汝南周捨同參國政捨雅量不及勉而清簡過之兩人俱稱賢相常留省內罕得休下勉或時還宅羣犬驚吠每有表奏輒焚其藁捨豫機密二十餘年未嘗離左右國史詔誥儀體法律軍旅謀謨皆掌之與人言謔終日不絕而竟不漏泄機事衆尤服之 壬申斷諸郡縣獻奉二官惟諸州及會稽許貢任土若非地產亦不得貢 甲戌魏揚椿等大破叛氏斬首數千級 六月壬午朔魏立皇弟悅爲汝南王 魏



揚州刺史任城王澄表稱蕭衍頻斷東關欲令灤湖  
汎溢以灌淮南諸戍吳楚便水且灌且掠淮南之地  
將非國有壽陽去江五百餘里衆庶惶惶並懼水害  
脫乘民之願攻敵之虛豫勒諸州纂集士馬首秋大  
集應機經略雖混壹不能必果江西自是無虞矣丙  
戌魏發冀定瀛相并濟六州二萬人馬一千五百匹  
令仲秋之中畢會淮南并壽陽先兵三萬委澄經略  
蕭寶寅陳伯之皆受澄節度 謝朓輕舟出詣闕詔  
以爲侍中司徒尚書令朓辭脚疾不堪拜謁角巾自  
輿詣雲龍門謝詔見於華林園乘小車就席明旦上

幸朓宅宴語盡懽朓固陳本志不許因請自還東迎  
母許之臨發上復臨幸賦詩餞別王人送迎相望於  
道及還詔起府於舊宅禮遇優異朓素憚煩不省職  
事衆頗失望 甲午以中書監王瑩爲尚書右僕射

秋七月乙卯魏平陽平公丕卒 魏旣罷鹽池之

禁而其利皆爲富彊所專庚午復收鹽池利入公

辛未魏以彭城王勰爲太師勰固辭魏主賜詔敦諭

又爲家人書祈請懇至勰不得已受命 八月庚子

魏以鎮南將軍元英都督征義陽諸軍事司州刺史  
蔡道恭聞魏軍將至遣驍騎將軍楊由帥城外居戍



三千餘家保賢首山爲三柵冬十月元英勒諸軍圍賢首柵柵民任馬駒斬由降魏任城王澄命統軍党法宗傳豎眼太原王神念等分兵寇東關大峴淮陵九山高祖珍將三千騎爲遊軍澄以大軍繼其後豎眼靈越之子也魏人拔關要潁川大峴三城白塔牽城清溪皆潰徐州刺史司馬明素將兵三千救九山徐州長史潘伯鄰救淮陵寧朔將軍王燮保焦城党法宗等進拔焦城破淮陵十一月壬午擒明素斬伯鄰先是南梁太守馮道根戍阜陵初到修城隍遠斥候如敵將至衆頗笑之道根曰怯防勇戰此之謂也城未畢党法宗等衆二萬奄至城下衆皆失色道根命大開門緩服登城選精銳二百人出與魏兵戰破之魏人見其意思閑暇戰又不利遂引去道根將百騎擊高祖珍破之魏諸軍糧運絕引退以道根爲豫州刺史 武興安王楊集始卒己未魏立其世子紹先爲武興王紹先幼國事決於二叔父集起集義乙亥尚書左僕射沈約以母憂去職魏旣遷洛陽北邊荒遠因以饑饉百姓困弊魏主加尚書左僕射源懷侍中行臺使持節巡行北邊六鎮恒燕朔三州賑給貧乏考論殿最事之得失皆先決後聞懷通濟有



無飢民賴之沃野鎮將于祚皇后之世父與懷通婚時于勁方用事勢傾朝野祚頗有受納懷將入鎮祚郊迎道左懷不與語即劾奏免官懷朔鎮將元尼須與懷舊交貪穢狼籍置酒請懷謂懷曰命之長短繫卿之口豈可不相寬貸懷曰今日源懷與故人飲酒之坐非鞫獄之所也明日公庭始爲使者檢鎮將罪狀之處耳尼須揮淚無以對竟按劾抵罪懷又奏邊鎮事少而置官猥多沃野一鎮自將以下八百餘人請一切五分損二魏主從之 乙酉將軍吳子陽與魏元英戰於白沙子陽敗績 魏東荊州蠻樊素安

作亂乙酉以左衛將軍李崇爲鎮南將軍都督征蠻諸軍事將步騎討之 馮翊吉玢父爲原鄉令爲姦吏所誣逮詣廷尉罪當死玢年十五櫛登聞鼓乞代父命上以其幼疑人教之使廷尉卿蔡法度嚴加誘脅取其款實法度盛陳拷訊之具詰玢曰爾求代父救已相許審能死不且爾童騃若爲人所教亦聽悔異玢曰囚雖愚幼豈不知死之可憚顧不忍見父極刑故求代之此非細故奈何受人教邪明詔聽代不異登仙豈有回貳法度乃更和顏誘之曰主上知尊侯無罪行當得釋觀君足爲佳童今若轉辭幸可父



子同濟玠曰父掛深劾必正刑書因瞑目引領唯聽  
大戮無言復對時玠備加桎械法度愍之命更著小  
者玠不聽曰死罪之囚唯宜益械豈可減乎竟不脫  
法度具以聞上乃宥其父罪丹陽尹王志求其在廷  
尉事并問鄉里欲於歲首舉充純孝玠曰異哉王尹  
何量玠之薄乎父辱子死道固當然若玠當此舉乃  
是因父取名何辱如之固拒而止 魏主納高肇兄  
偃之女為貴嬪 魏散騎常侍趙脩寒賤暴貴恃寵  
驕恣陵轢王公為眾所疾魏主為脩治第舍擬於諸  
王鄰居獻地者或超補大郡脩請告歸葬其父凡財

役所須並從官給脩在道淫縱左右乘其出外頗發  
其罪惡及還舊寵小衰高肇密構成其罪侍中領御  
史中尉甄琛黃門郎李憑廷尉卿陽平王顯素皆諂  
附於脩至是懼相連及爭助肇攻之帝命尚書元紹  
檢訊下詔暴其姦惡免死鞭一百徙敦煌為兵而脩  
愚疎初不之知方在領軍于勁第檮蒲羽林數人稱  
詔呼之送詣領軍府甄琛王顯監罰先具問事有力  
者五人送鞭之欲令必死脩素肥壯堪忍楚毒密加  
鞭至三百不死即召驛馬促之上道出城不自勝舉  
縛置鞍中急驅之行八十里乃死帝聞之責元紹不



重聞紹曰脩之佞幸爲國深蠹臣不因釁除之恐陛下受萬世之謗帝以其言正不罪也紹出廣平王懷拜之曰翁之直過於汲黯紹曰但恨戮之稍晚以爲愧耳紹素之孫也明日甄琛李憑以脩黨皆坐免官左右與脩連坐死黜者二十餘人散騎常侍高聰與脩素親狎而又以宗人諂事高肇故獨得免

三年春正月庚戌征虜將軍趙祖悅與魏江州刺史陳伯之戰於東關祖悅敗績 癸丑以尚書右僕射王瑩爲左僕射太子詹事柳惔爲右僕射 丙辰魏東荊州刺史楊大眼擊叛蠻樊季安等六破之季安

素安之弟也

丙寅魏大赦改元正始

蕭寶寅行

及汝陰東城已爲梁所取乃屯壽陽棲賢寺二月戊子將軍姜慶真乘魏任城王澄在外襲壽陽據其外郭長史韋續倉猝失圖任城太妃孟氏勒兵登陴先守要便激厲文武安慰新舊勸以賞罰將士咸有奮志太妃親巡城守不避矢石蕭寶寅引兵至與州軍合擊之自四鼓戰至下哺慶真敗走韋續坐免官任城王澄攻鍾離上遣冠軍將軍張惠紹等將兵五千送糧詣鍾離澄遣平遠將軍劉思祖等邀之丁酉戰于邵陽大敗梁兵俘惠紹等十將殺虜士卒殆盡思



祖芳之從子也尚書論思祖功應封千戶侯侍中領右衛將軍元暉求二婢於思祖不得事遂寢暉素之孫也上遣平西將軍曹景宗後軍王僧炳等帥步騎三萬救義陽僧炳將二萬人據鑿峴景宗將萬人爲後繼元英遣冠軍將軍元逞等據樊城以拒之三月壬申大破僧炳於樊城俘斬四千餘人魏詔任城王澄以四月淮水將漲舟行無礙南軍得時勿昧利以取後悔會大雨淮水暴漲澄引兵還壽陽魏軍還旣狼狽失亡四千餘人中書侍郎齊郡賈思伯爲澄軍司居後爲殿澄以其儒者謂之必死及至大喜曰仁者必有勇於軍司見之矣思伯託以失道不伐其功有司奏奪澄開府仍降三階上以所獲魏將士請易張惠紹于魏魏人歸之 魏太傅領司徒錄尚書北海王詳驕奢好聲色貪冒無厭廣營第舍奪人居室嬖昵左右所在請託中外嗟怨魏主以其尊親恩禮無替軍國大事皆與參決所奏請無不開允魏王之初親政也以兵召諸叔詳與咸陽彭城王共車而入防衛嚴固高太妃大懼乘車隨而哭之旣得免謂詳曰自今不願富貴但使母子相保與汝掃市爲生耳及詳再執政太妃不復念前事專助詳爲貪虐冠軍



將軍茹皓以巧思有寵於帝常在左右傳可門下奏事弄權納賄朝野憚之詳亦附焉皓娶尚書令高肇從妹皓妻之姊爲詳從父安定王燮之妃詳烝於燮妃由是與皓益相昵狎直閣將軍劉胄本詳所引薦殿中將軍常季賢以善養馬陳掃靜掌櫛皆得幸於帝與皓相表裏賣權勢高肇本出高麗時望輕之帝旣黜六輔誅咸陽王禧專委事於肇肇以在朝親族至少乃邀結朋援附之者旬月超擢不附者陷以大梟尤忌諸王以詳位居其上欲去之獨執朝政乃譖之於帝云詳與皓胄季賢掃靜謀爲逆亂夏四月帝

夜召中尉崔亮入禁中使彈奏詳貪滛奢縱及皓等四人怙權貪橫收皓等繫南臺遣虎賁百人圍守詳第又慮詳驚懼逃逸遣左右郭翼開金墉門馳出諭旨示以中尉彈狀詳曰審如中尉所糾何憂也正恐更有大罪橫至耳人與我物我實受之詰朝有司奏處皓等罪皆賜死帝引高陽王雍等五王入議詳罪詳單車防衛送華林園母妻隨入給小奴弱婢數人圍守甚嚴內外不通五月丁未朔下詔宥詳死免爲庶人頃之徙詳於太府寺圍禁彌急母妻皆還南第五日一來視之初詳娶宋王劉昶女待之踈薄詳旣



通鑑卷一百四十五  
被禁高太妃乃知安定高妃事大怒曰汝妻妾盛多如此安用彼高麗婢陷罪至此杖之百餘被創膿潰旬餘乃能立又杖劉妃數十曰婦人皆妬何獨不妬劉妃笑而受罰卒無所言詳家奴數人陰結黨輩欲劫出詳密書姓名託侍婢通於詳詳始得執省而門防主司遙見突入就詳手中攬得奏之詳慟哭數聲暴卒詔有司以禮殯葬先是典事史元顯獻雞雛四翼四足詔以問侍中崔光光上表曰漢元帝初元中丞相府史家雌雞伏子漸化為雄冠距鳴將永光中有獻雄雞生角劉向以為雞者小畜主司時起居人

小臣執事為政之象也竟寧元年石顯伏辜此其效也靈帝光和元年南宮寺雌雞欲化為雄但頭冠未變詔以問議郎蔡邕對曰頭為元首人君之象也今雞一身已變未至於頭而上知之是將有其事而不遂成之象也若應之不精政無所改頭冠或成為患滋大是後黃巾破壞四方天下遂大亂今之雞狀雖與漢不同而其應頗相類誠可畏也臣以向邕言推之翼足衆多亦羣下相扇助之象雛而未大足羽差小亦其勢尚微易制御也臣聞災異之見皆所以示吉凶明君觀之而懼乃能致福闇主觀之而慢所以



致禍或者今亦有自賤而貴關預政事如前世石顯之比者邪願陛下進賢黜佞則妖弭慶集矣後數日皓等伏誅帝愈重光高肇說帝使宿衛隊主帥羽林虎賁守諸王第殆同幽禁彭城王勰切諫不聽勰志尚高邁不樂榮勢避事家居而出無山水之適處無知己之遊獨對妻子常鬱鬱不樂魏人圍義陽城中兵不滿五千人食纔支半歲魏軍攻之晝夜不息刺史蔡道恭隨方抗禦皆應手摧却相持百餘日前後斬獲不可勝計魏軍憚之將退會道恭疾篤乃呼從弟驍騎將軍靈恩兄子尚書郎僧勰及諸將佐謂曰吾受國厚恩不能攘滅寇賊今所苦轉篤勢不支久汝等當以死固節無令吾沒有遺恨衆皆流涕道恭卒靈恩攝行州事代之城守六月癸未大赦魏

大旱散騎常侍兼尚書邢巒奏稱昔者明王重粟帛輕金玉何則粟帛養民而安國金玉無用而敗德故也先帝深鑒奢泰務崇節儉至以紙絹為帳屨銅鐵為轡勒府藏之金裁給而已不復買積以費國資逮景明之初承升平之業四境清晏遠邇來同於是貢篚相繼商估交入諸所獻納倍多於常金玉常有餘國用恒不足苟非為之分限但恐歲計不充自今請



非要須者一切不受魏主納之 秋七月癸丑角城  
戍主柴慶宗以城降魏魏徐州刺史元鑒遣淮陽太  
守吳秦生將千餘人赴之淮陰援軍斷其路秦生屢  
戰破之遂取角城 甲子立皇子綜爲豫章王 魏  
李崇破東荆叛蠻生擒樊素安進討西荆諸蠻悉降  
之 魏人聞蔡道恭卒攻義陽益急短兵日接曹景  
宗頓鑿峴不進但耀兵遊獵而已上復遣寧朔將軍  
馬仙琕救義陽仙琕轉戰而前兵勢甚銳元英結壘  
於士稚山分命諸將伏於四山示之以弱仙琕乘勝  
直抵長圍掩英營英僞北以誘之至平地縱兵擊之  
統軍傅永擐甲執槊單騎先入唯軍主蔡三虎副之  
突陳橫過梁兵射永洞其左股永拔箭復入仙琕大  
敗一子戰死仙琕退走英謂永曰公傷矣且還營永  
曰昔漢高捫足不欲人知下官雖微國家一將柰何  
使賊有傷將之名遂與諸軍追之盡夜而返時年七  
十餘矣軍中莫不壯之仙琕復帥萬餘人進擊英英  
又破之殺將軍陳秀之仙琕知義陽危急盡銳決戰  
一日三交皆大敗而返蔡靈恩勢窮八月乙酉降於  
魏三關戍將聞之辛酉亦棄城走英使司馬陸希道  
爲露板嫌其不精命傅永改之永不增文彩直爲之



陳列軍事處置形要而已英深賞之曰觀此經筭雖有金城湯池不能守矣初南安惠王以預穆泰之謀追奪爵邑及英克義陽乃復立英為中山王御史中丞任昉奏彈曹景宗上以其功臣寢而不治衛尉鄭紹叔忠於事上外所聞知織豪無隱每為上言事善則推功於上不善則引咎歸已上以是親之詔於南義陽置司州移鎮關南以紹叔為刺史紹叔立城隍繕器械廣田積穀招集流散百姓安之魏置郢州於義陽以司馬悅為刺史上遣馬仙琕築竹敦麻陽二城於三關南司馬悅遣兵攻竹敦拔之 九月壬

子以吐谷渾王伏連籌為西秦河二州刺史河南王柔然侵魏之沃野及懷朔鎮詔車騎大將軍源懷出行北邊指授規畧隨須徵發皆以便宜從事懷至雲中柔然遁去懷以為用夏制夷莫如城郭還至恒代按視諸鎮左右要害之地可以築城置戍之處欲東西為九城及儲糧積仗之宜犬牙相救之勢凡五十八條表上之曰今定鼎成周去北遙遠代表諸國頗或外叛仍遭旱飢戎馬甲兵十分闕八謂宜準舊鎮東西相望令形勢相接築城置戍分兵要害勸農積粟警急之日隨便翦討彼遊騎之寇終不敢攻城亦



不敢越城南出如此北方無憂矣魏主從之 魏太和之十六年高祖詔中書監高閭與給事中公孫崇考定雅樂久之未就會高祖殂高閭卒景明中崇爲太樂令上所調金石及書至是世宗始命八座已下議之 冬十一月戊午魏詔營繕國學時魏平寧日久學業大盛燕齊趙魏之間教授者不可勝數弟子著錄多者千餘人少者猶數百州舉茂異郡貢孝廉每年逾衆 甲子除以金贖罪之科 十二月丙子魏詔殿中郎陳郡袁翻等議立律令彭城主勰等監之 已亥魏主幸伊闕 上雅好儒術以東晉宋齊雖開置國學不及十年輒廢之其存亦文具而已無講授之實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四十五







